



# 蕉風

## 月刊

● 本期要目  
● 蕉風詩專輯  
● 余斯福師生展

BULANAN CHAO FOON  
KDN 0427/82  
ISSN 0126-6608  
M.C. (P) No. 52/5/82  
1 OCTOBER 1982  
\$1.50 senaskah

# 354





▲ 無花果 余斯福  
▼ 菊蝶 余斯福





# 目錄

一九八二年蕉風月刊十月號354期

林泠的詩(論述)	2	• 楊 牧	何處是家鄉(詩)	23	• 劉文敏
送行(詩)	6	• 林 泠	頌讚(詩)	25	• 飄貝零
現代的抒情(論述)	7	• 馬莊穆	如何忘記/黃昏課後(詩)	27	• 周清嘯
故事(詩)	9	• 林 泠	另一種潮聲/從唱盤想起(詩)	28	• 潘天生
合歡山(詩)	10	• 黃英俊	花與瓜(詩)	29	• 風山泛
下午無歌(詩)	11	• 丘滄浪	餘溫(詩)	29	• 方 昂
古梅(詩)	12	• 溫瑞安	獨思(詩)	30	• 廖雁平
山(詩)	12	• 艾 洲	守望(詩)	31	• 林 葉
讓位(詩)	13	• 李木真	聽衆/等(詩)	32	• 李宗舜
桃花源(詩)	14	• 張錦忠	短詩七則(詩)	33	• 陳遠帆
雕龍梳子(詩)	15	• 林若隱	窗之內外/掌/晚鐘(詩)	34	• 莊可揚
苦行者(詩)	15	• 葉遍舟	投向(詩)	35	• 莊 連
啄木鳥(詩)	15	• 風 客	黑暗總乘着夜來侵(詩)	36	• 梅淑貞
他殺的那個人(譯詩)	16	• 陳 艾	子夜的雨水(詩)	36	• 林江楫
海戀(譯詩)	17	• 陳 艾	錯誤(詩)	37	• 楊 川
我立黃昏/我來訪你(詩)	18	• 曹明懿	釀一缸酒(詩)	37	• 程可欣
宛如十行(詩)	18	• 向 陽	寫詩,是悲哀的事/怪誰?(風向)	38	• 老杜/草人
離傷(詩)	19	• 文 嘉	拉笛夫訪談錄(訪談)	39	• 克明譯
念(詩)	19	• 黃文心	拉笛夫詩作四首(譯詩)	42	• 溫志康
那夜我在寫詩/問題詩人(詩)	20	• 劉吉源	從日本的大專教育談起(百年專欄)	44	• 鄭百年
純粹之歌/禁獵區的獵人(詩)	21	• 戴畏夫	人際與鳥幻(人間集)	46	• 梅淑貞
割草機·鐘泥機/歲月想時(詩)	22	• 吳 垠	爲了一塊完整的三明治(跋)	48	• 張貴興
鬧鐘(詩)	22	• 許友彬	風訊	48	• 編輯室
曇花三哭(詩)	23	• 柔密歐·鄭	頁49-69爲美術版		

## 蕉 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KDN 0427/82 • ISSN 0126-6608 • MCP 52/5/82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堊/梅淑貞/紫一思/周清嘯

美術編輯：陳惜輝

###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郵費另計。

### 郵購處：

Union Cultural Organization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林泠的詩

——楊牧——

## 1

林泠有一首詩是關於春天的，題目『三月夜』，初稿寫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距今天正好二十七年，完稿則為第二年的三月七日。開頭一段兩行：

三月的冷峭已隨雲霧下降了  
三月的夜，我猜，是屬於金星的管轄。

清澈的意象在優柔婉約的聲韻中突出，彷彿訴說着一件極重要的事，然而，欲言又止。冷峭的寒意在雲霧中，促使一敏感的少女剎那間尋到了詩的意象，有心將那意象擴充為感情思維的記錄，然而矜持之間，跌宕於第二行的卻是含蓄的「我猜」，並且訴諸星系的傳說，忽然在轉折中，獲取另一種天真的聲調——「是屬於金星的管轄」：

每一個角落都藏着  
小小的探子們  
它們被打發到這兒來等候  
等候風信子發佈晴朗的消息。  
——你看，那從冬青叢中探出頭來的  
便是桃樹頑皮的小黑奴。

些微的潛在傷感竟發展為輕巧的童話，雖然兒童和成年人都不容易確定「小小的探子們」是誰，「桃樹頑皮的小黑奴」是誰。那是詩人在思索追憶中必

然孕育出來的宇宙的小精靈吧，在夜間出現，奔走充塞於她的心胸和目光所及的每一個角落。不錯，正是一些等得不耐煩的小精靈。林泠在第三段裏重拾「風信子發佈晴朗的消息」一點有力的暗示，積極加以渲染，寫出春天的音訊；而嚴冬勢必退隱，把世界讓給旋舞來到的春光，大家都在熱切地等候着，在每一個角落，在潛伏的些微傷感中期待某種喜悅：

還有一些——  
我是不能說的：  
三月的夜知道  
三月夜的行人知道

童話臻於最美麗善良的時候，是一首充滿暗喻的抒情詩，張望春天來到，乖巧地，卻又有些不耐煩。時間過得真慢。然而林泠並不只在為我們講一些童話故事而已；她在詠嘆追懷，乃於期待春天的主題裏，透露某種少女不太能夠把握理解的淺愁，可是她又不着一個愁字，竟能點出悵惘，欲言又止：「我是不能說的」，暗示這金星管轄的三月夜裏，有一個秘密，須以秘密始，以秘密終，只能和當事者有心的人分享，而夜是她們的見證。

『三月夜』的婉約優柔和純真矜持頻能代表大部份林泠詩的風格和體裁。這首詩和她絕大部份值得留傳的詩都作於將近三十年前的台北，現代主義



正在「等得不耐煩」，都急於開始一次勇敢的文學革新的時代。內心的探索，意象化的有機結構，和自然流動的聲調節奏是林冷詩的擅長，毫不勉強，絕無虛假膺僞的痕迹——甚至當她在創造「私我神話」的時候，帶點隱約朦朧的色彩，但絕不晦澀，因為這些詩是真摯率性的流露，通過含蓄的暗喻，構成當時台灣詩壇最動人的新聲。

二十七年前台灣現代詩壇，能從事內心的探索，使用意象化的有機結構，並且把握自然流動的聲調節奏的新人，當然不只林冷一個。當時駸駸然具有潛力的青年詩人當中，方思冷肅深刻，鄭愁予意象圓融，楊喚音響活潑，都有他們顯著的特色。回看『三月夜』，不免覺得一代青年詩人中年齡最小的林冷，尚能融會各種新意，兼及許多優點，冷肅的內心探索和準確的意象結構固不待言，這首詩不但和她別的作品一樣可以證明她音響的活潑，而且更直接傳達了楊喚出名的童話詩心，以小精靈的世界推展出一個抒情詩的宇宙。按楊喚死於一九五四年三月七日，距此詩之初稿完成為一年，距定稿之完成為兩年；距我們今天感慨回顧現代詩在台灣之濫觴，則已經廿八年了。

## 2

林冷當時所探索的內心，其實多集中於少女情懷一點，這於青年詩人說來毋寧是最自然的。我深信一個詩人如果在青年時代竟寫不出優秀的情詩，或者拒絕將愛情寫進詩裏（不管是因為甚麼崇高的文學理論所執拗，或為任何現實的顧忌和羞澀），總是遺憾可惜。我甚至覺得在一般正常的狀況下，青年時代即發軔寫詩，卻無情詩足以選刊示人的，大概不是真正善感能知的詩人吧；當然我們並不要求詩人一生都以愛情為文學的表現鵠的。林冷的情懷一貫而真實，但付諸文學，卻沖淡於藝術的精巧鍛鍊中，轉化為傳說和故事，以虛實之間的影象支持一連串的比喻，左右暗示那些感傷和喜悅，構成為探索的詩，歡迎和拒絕的心緒，帶着不少幻想，滲和了自覺和矜持，適可而止。『三月夜』寫的是春天，正是少女情懷的一部份；而我也認為轉折描寫春天的技巧，尤為一個青年詩人表現潛力的重要挑戰——任何人若是沒有能力將春天或春天的訊息描寫透徹，大概也稱不上甚麼才具。愛情如此，春天如此，則詩之境界是如何將二者貫通於嶄新的意象、結構，和聲響之中，使我們感知其存在，而無梗概蕪雜之嫌，反識其獨創開拓的韻味。愛情是林冷當時大半作品的主題，春天是背景的一種襯托，一種氛圍，是寓言的支架。林冷還透過許多別的世界在表現描繪着那一份矜持猶豫的情懷。

林冷詩裏有許多故事，雖然我們無法明確理出故事的來龍去脈，但總是感動地想聽。可是詩人往往只說了一半，欲言又止，或者只說了十分之一，忽然就停了。正如她自己承認的：

輪到我的故事了，戀的故事

（戀是謝幕的歌者，隱去

在悠悠地結束那支即興曲後）

這時，我祇扯下燈罩的流蘇，打着一個奇怪的結……

（「夜譚」）

是輪到她的故事了，但她卻觀察着敘述別人的表情和故事，「打着一個奇怪的結」，從來不曾清晰地將她們細節托出。她把最深刻感動的心事藏在胸臆深處，而通過詩的隱喻和音響，對我們回憶一棵傳說裏的菩提樹，在那樹上她曾刻上十字，「每一個，是一次回顧」，有些迷惑，有些深情的期待，而「太空正流過一隻歌——好長的曲調啊！」她說：

我在想，該怎樣結束一個期待呢？

我抽出刀，閉上眼睛，徐徐刮去那些十字……

（「菩提樹」）

這是傳統抒情詩最成熟的矜持，林冷在五十年代又為我們加上一層有力的證明。矜持是必要的，正如她在另外一首詩裏所說，許多事情的本質只能和知心的人共享，外人頂多風聞些片斷，不能進入溫暖慷慨的故事中心，不能進入「美麗」：

那份故事的美麗，是祇屬於

愛打赤腳走路的人的

（「故事」）

林冷在詩裏提要地敘說，她曾經和甚麼人「爭論着熱帶風信子的顏色，和偶然記不清的樂句一小節」（「七重天」）；甚至以一行簡潔的文字說道：「水巷的相遇已成故事了」（「古老的山歌」）；或者「真奇怪啊，為甚麼冬天竟會不冷」（「送行」）。讀她的詩，我們有時會覺得是被詩人冷落了，因為她沒有把我們放在平等的地位，卻專心地對着特定的另外一個人，認真虔誠地訴說着，使用她們習慣了的象徵，不是我們所能完全把握理解的語言和暗示；然而這或許便是我們所承認的「抒情詩的



矜持」，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瑰麗面，在林泠詩中毫無保留地重現發揮了。

前文提到詩人的「私我神話」，指詩人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小故事，微妙而帶着反覆不太變化的細節，然而截頭去尾，點到為止，這是林泠詩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我們或許已經難以將這些私我神話中的故事理出完整的頭緒，但有些線索足以描出詩人探討感情生命的軌迹，卻又不可忽略。例如林泠詩中有一片相當完備美麗的北國意象，也許不只是意象而已，乃是一組意象的組合，構成爲完備美麗的寓言、故事、神話。「叩關的人」穿戴玄色的衿衣，手揚着馬鞭；一個故事開始了，她說：「開始在塞外草原上的溪邊」。或是：

我靜靜仰臥着，坐雪地上。

雪地上

那皚皚的銀色是戀的白骨

（「雪地上」）

這時「南半球的風信子還在流浪。」她透過意象的組合，以暗示和流動發展的譬喻創造一個故事的核心，從而探索自我精神的激動和變化。又例如抽象的「南方」，星似太陽的碎屑，「撒在路旁高大的鳳凰木上」，錦葵花和映山紅的世界，甚至更遠些：

此刻，我的沉默該是驕傲

在澳洲，一片仍未開拓的處女地上

我將是牧場的主人

擁有南太平洋海風的溫柔 and 殘暴

擁有紅磚的小屋和綠蔭的棕櫚

以及，那無數的，任我使喚的

詩的小羊……

（「一九五六序曲」）

地理意象的暗示是精神激動的運作，此見於題爲『心』一詩中最明。林泠通過虛實交替的描繪，把方向點出來，賦予特定的感情負荷，使它成型爲私我神話中的情節，加以渲染擴充，轉化爲一唱三嘆的抒情詩，有些許羞澀，更有無窮勇氣面對着想像中的世界，面對那世界裏活動的人物，以及不斷產生的事件和傳奇。然而方向、情節、人物，和事件都不是林泠抒情詩的主題，她的主題是放諸那世界裏的感情，這一份感情在定位之後，乃能讓詩人把握發展，並且轉化爲詩的動力。嚴格說來，愛和詩的關係不外乎此，而情詩的精神基礎、藝術技巧，和倫理價值也不外乎此。

相對於兩極的方向，在抒情詩的透視法中，最穩定的基準當然還是詩人自己的心靈，其體物解析的深刻敏銳，才是抒情詩篤實堅強的保證——一切投射勢必回歸那心靈。林泠的詩向外投射，終究回歸她深刻敏感的心靈，而她稱呼那心靈的穩定基準爲「城」，或者更明確地說，是她所規畫的一座神秘的「四方城」：

他問我是打哪兒來的，他要到海邊的一個地方去，他說：我告訴他我住在一個四方的城子裏。

（「建築」）

林泠本是善於使用時空的輻輳來爲事件定位的，例如「星圖」中熱切而好奇的聲音，在七倍的距離以外，向南，尋覓一顆「傳說已久的，還未命名的星星」；又例如「阡陌」中縱橫兩組線條「平分了天體的四個方位」，而事件在那交會的一點上發生。但所有風景地緣的意象都沒有像她所建立起的一座城那麼明晰而準確。她說：「我告訴他我住在一個四方的城子裏」，那城子容或存在於人間，毋寧更存在於詩人的心靈。

林泠的城是心靈世界裏一個特定的象徵。它是設防的，也是不設防的。一張明信片曾經在一九五五年飛越那城池，「是詮釋着命運的」，她說：

在我高築的城堤之上

憂鬱 便起起雲梯

翻身降落

擬人化的技巧無懈可擊。但她的城並不是永遠如此容易窺探接近。「叩關的人」中，那人揚着馬鞭遙遙張望，然而「每一方門牆都緊鎖了」。這裏有一種堅毅的矜持感，若真若幻的冷漠，也許是羞澀，終無非是少女情懷的寓言；當那叩關的人離去以後，「竟使一向無霧的城池，滿佈了沙塵」——悵悵愁悵昭然見於字裏行間。詩人揸着手，在女牆上「從這頭踱到那頭」，思索着一些奇怪的問題。有時深鎖四方城中，靜謐而明朗，春天正躡足來到，「生命的躍動」不難觸及。林泠在「一九五六序曲」中明白寫出護城河裏的少女是幻想着南方的大世界。城是矜持的象徵，而矜持乃是抒情詩的基礎神采；城不是禁錮。

林泠的抒情詩具有一套完整的意象系統，紛紜組合，探向內心的精神世界。所謂意象，紛紜不免



容易，組合成為系統便需要慧心才具。讀林冷詩，我們不難看出她於詩的格律排比並不刻意經營，概以有機型式詠嘆進行，臻於完成；然而她於意象的發展，譬喻的相關性，和象徵技巧的圓融，卻永遠孜孜緊扣，一絲不苟，這種風格，曾經是台灣三十年來現代詩的主要面貌之一，蓋繼承了象徵派的薪火，通過意象主義者的試驗揚棄，蔚為我們所謂自由詩中最堅實的藝術精神，以濃厚的詩的質地代替人為的詩律，證明內涵之於詩，比外在的任何規矩更重要。詩的質地，包括通過意象和譬喻的準確運用，通過純淨適當的象徵技巧，以揭示恒久動人的主題為基礎，而且更有待自然聲韻的音響原則加以扶持推動，於跌宕承轉之間，獲取內外意義的均衡。質言之，現代詩所追求的詩質不是古代騷人墨客的風雅感嘆，春愁秋興，或送別傷逝的聯鎖反應，更不是典故的精巧運用，而必須是思維感情進行轉化過程中的圓融結構，求新求變，發前人之所未發，求通篇作品的準確和完整。現代詩的音調節奏，也不是平仄粘拗的規矩一端而已，須於字句的妥貼安排和佈置中，確定詩的音響隨內容主旨而有所變化，求取二者自然而互為因果的平衡。

意象和譬喻的完整，象徵的圓融，是林冷詩最令人讚嘆的特色之一。「雲的自剖」的太空構成，「散場以後」的蝙蝠和黑暗，「微悟」裏烤火的賭徒，「林蔭道」裏詩和回憶的小路；「清晨的訪客」和「潮來的時候」中緊密推展的題旨和事件，略如無縫的天衣，乃至於北地南國和中心穩定的四方城，都可以證明林冷的敏感和匠心，似乎能在無意志中創造詩的意志，着墨微微平淡，因不用心始見詩人的用心是如何萬無一失。她的節奏音調可以「不繫之舟」首段參差的安排為例：

沒有甚麼使我停留

——除了目的

縱然岸旁有玫瑰，有綠蔭，有寧靜的港灣

我是不繫之舟

為了突出「不繫之舟」的主題，詩人先以短促的音節貫穿頭兩行，更忽然變化將第三行拉長，而音節也逐漸由短促演為悠長，終於冷冷然道出：「我是不繫之舟」一句其實感情充沛卻顯得落落的告白來點明題意。林冷時常使用反覆的句法增強詠嘆的效果，有時反覆於一行之中，如「古老的山歌」和「從人誕生的蜘蛛」詩中所見；有時跨越納入下一行，如「心」詩中的「或許」一問因延伸而有力；有時遍見全詩，而以不同的地位展現，如「潮來的時候」，最可見聲韻和主題的制衡具有絕對的因果關係。嚴格說來，前二例所示的技巧，中國古典詩中

並非沒有，頂針法效果為我們所熟知，然而後一例以有機原則佈置「潮來的時候」，錯落迴響，反射增強，則為西方詩藝的特長。林冷怎麼能以一位大二化學系的女生捕捉到西方詩藝的音響效果，如何得到這份啟示，終不免令我感到好奇。我想，我們必須承認天下自有一種秉賦敏感，直指音韻和詩的本質，卻不是學院和書本的影響。第二年當林冷以這樣一段結束她的「陌陌」：

當一片羽毛落下，啊，那時

我們都希望——假如幸福也像一隻白鳥——

它曾悄悄下落。是的，我們希望

縱然它是長着翅膀……

她無疑地，已經為近三十年台灣的現代詩決定了一種不可忽視的抒情音色，於嚴謹中體會自然，於規律中見流動和轉折。這種音色，我們回顧三十年來詩的文學，必須承認它是雷霆萬鈞的，雖然林冷仍然婉約而矜持，欲言又止。

#### 4

林冷曾經在一首詩裏，自剖她的形體。「你會見過它的形體嗎？」她問，淺淺的憂鬱，淺淺的激動與寧靜，如那延伸於牆外的牽牛花：「像我的詩篇一樣，野生而不羈」。憂鬱的形體如此，野生而不羈，是她的詩篇。憂鬱的聲音則「在氾濫的無定河邊，水流冷冷」；那是她的詩的聲音。這是林冷五十篇作品中僅見涉及她自己的詩藝（*Ars Poetica*）的文獻，見於「紫色與紫色的」。

我們以這資料印證她所有的作品，大致可以肯定那一份自覺；雖然詩人並不永遠是詩人自己作品的權威，有時候終於就是權威，所謂批評家們須不能錯過這種文獻。前文所試圖解析的，何嘗脫離形體「野生而不羈」和聲音「水流冷冷」兩點？林冷一般作品都未曾侷促於任何束縛，而且音響悠遠動人。批評家可以設想的，則是野生不羈正符合詩的型式論中的有機造形（*Organic Form*），如英國浪漫派詩人所得自植物生命之啟示；水流冷冷悠遠長久，不免匯為天風海雨一般的力量，於寧靜中道出萬鈞雷霆的影響。何況，林冷也曾經超越她自己的四方城，在「瓶花」中實驗過一種不尋常的意象手法，是她在型式方面可觀的突破；又在「南行過大草原」中演習詩的變奏，乃於音響方面產生另一種有待拓展的效果。這些作品是以證明林冷的詩還是有它逸出常態的潛力，如果說那是例外，總還是令人好奇喜悅的例外，在主題的取捨方面，林冷



也未必永遠執着於少女的情懷。她的第一首詩「流浪人」作於一九五二年，最近的「彩衣」則初稿成於一九六九年（一九八一年修正的定稿），前後距離將近三十年，即明白顯示詩人心思的另一個層次；而在兩詩當中，甚至還有「題畫」介入的異國風采，「給填海者」溫和的諫議，以及「實驗室」所表現的知識和感性頹圯成長的自我。林冷在沉默許多年之後，更在一九八一年發表了兩首新作，「非現代的抒情」和「南京東路——微醒」。新作裏的林冷音色如昔，帶着些許猶豫，無限的心思，然而語言更趨於成熟和堅毅，充滿了抒情詩的自覺意識，得心應手。雖說是猶豫，卻已不再戰戰兢兢；心思更加開朗明快，從眼前的世界向曩昔投射，甚至嘗試着為她自己的詩底信念，以及生命底信念，展示一段無畏的歷程。這種新風格是今天的林冷，是我們

所樂於認知的林冷。」

許多許多年以前，林冷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你會向生命回顧嗎？」當時應該是沒有甚麼答案的，無論那是自問抑是問人。而今我們都有答案了。現代詩早已經歷了一段相當長的生命，有神采，也有風塵。回顧這些，想到林冷所加諸於現代詩三十年的神采，我們更有許多期待，縱然有些故事已在現實世界中暗淡了，那些故事卻因為詩的藝術而被保存着，而且將繼續傳佈下去，證明這種抒情詩的生命雖然矜持，甚至帶着婉約優柔的傾向，那生命永遠不可消滅，也不會結束。「古老的山歌」裏想望的聽眾在林冷打算「結束」甚麼故事的時候，曾經抑起頭來問題：「後來呢？」

「後來呢？」

## 送行 林冷

那掛上紅燈馳來的  
是最後的一班車  
你輕輕躍上去，不要回頭  
我看得見你的影子

真奇怪啊，為甚麼冬天竟會不冷  
為甚麼，一份聯想永不能被分割  
縱然那懸着紅燈的車已駛來，載你離開  
而我的歸途上，雨落着  
有人豎起大衣的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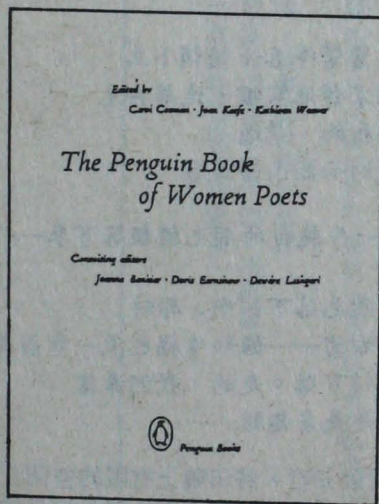
# 現代的抒情

兼評詩人林冷

馬  
莊  
穆  
作



玉碧成剪「雅爾白選」作藝慕席／像畫冷林。  
。(畫一)層層葉



「企鵝世界女詩人選集」

出版年月：一九七八年·英國初版

一九七九年·美國初版

編者：柯斯曼 (Carol Cosman)

基芙 (Joan Keefe)

韋佛 (Kathleen Weaver)

作者簡介：

馬莊穆先生，原名 John M. McLellan，美籍，  
哈佛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任教於師範大學、  
中央大學。

讀現代詩的讀者當樂於知道，一位來自台灣的女詩人已被選入一部國際馳名的企鵝公司所出版的新書：『企鵝世界女詩人選集』（The Penguin Book of Women Poets）。這部選集包容極廣，遠自古埃及以至現代英國，均有所收屬；而在一些顯赫的詩名如李清照、白朗寧夫人中發現林冷的名字，實在令人欣喜。這項消息在此時傳來，更有其特殊的意義；多年來，林冷在台灣詩壇十分沉寂，但她的作品仍被選入這部收羅廣濶的詩選之中，足證她的文學生涯已開始復甦，而她的震撼力也正重新被認定。

關於前者，還有其他數點跡象可尋。自去秋以來，她的一些新作開始在『聯副』出現；最近，聽說她的第一冊詩集也將於短期內出版。在這以前，林冷的大部份作品均未能廣為流傳，原因是：她遠適異地已久，且一直從事於一項與寫詩迥異的職業。

二十多年前，林冷在她詩名正值建樹之時，離台赴美深造。學業完成後，她繼續留居美國，致力於化學研究，並結婚生子，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她雖未全然停止寫作，但異國生活的忙碌卒使她中斷發表。直到去年秋天，在短期的歸國訪問之後，她才開始在『聯副』發表一系列新的作品。由這些近作看來，她的詩力仍然強勁一如當年。

『非現代的抒情』這首詩（刊於七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揉合了表面上對文學的評議，潛在自我的陳述，以及一個作為現代詩人的需求——一個現代詩人必須尋求一份語調上的客觀性，俾之與自身的需要相吻合，進一步將個人的經驗和情感具體化。在林冷的詩中，她表達的方式是採取一組對想像力具有強烈效果的意象，讓聯想的多樣性來轉化讀者的思維。譬如：



我記得，在那兒  
性慾是不祭的，在星空  
血  
是不歛的——  
誓言，要用骨骼來寫  
而彈了骨的現代主義者  
是不欲，也不能  
抒情的

這些意象使人由歷史的蒼涼想到現代生活的枯竭，而表現這份枯竭正是一個現代詩人冷酷的職責。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意象也可代表個人生活中一份相似的蒼涼和枯竭；同樣地，它也應該以相同的冷峻（彈骨）來透視和處理。

在第三節詩中，詩人更明確地展示她所認為現代詩不應表達的：

我是說那麼恣意的抒情

.....  
像嬰孩的舉步，獨自  
在三春遲明的草野  
有不可禁忌的迫切——

於是，詩人再度透過對文學技巧的評議，發抒了一己的感懷。所謂抑制浪漫主義，傾向現代主義，也就是說，在現實生活中，個人情感的希冀也必須加以約束和遏制，甚至於轉移。

至此，造成詩中張力的兩股力量便清晰地呈現在雙重層面上。一方面，個人生活中對情感的希冀——以其訴之於藝術的表現——需要適度滿足；另一方面，冷峻的現實卻阻撓這希冀的實現，並禁止此項藝術的直接表現。但是，雖然如此，某種方式的表達仍然是必需的，因為：

即使是緘默也不行

.....  
即使是空白  
也不行。空白  
已隨着時間蜷集  
成形體

.....  
而今是眠床；是棲息，我夢魘的  
禁堂。

這一連串的意象將我們由一般性的感受帶入特殊的感受，由客觀而進入主觀。詩底首段所描繪的冷峻外景，至此，已轉向內心並演化成夢魘；至此，作者便不再隱飾，詩中觸及的問題不僅是文學的；她所思慮的乃是「每夜，我提審，」「遠古的激情」，是否該使之「釋放」或「處決」……「凌遲」。

這首詩的本身就是它欲表現內容的示範。在處理過程中，作者對抒情的渴念已藉一些文學和歷史的聯想而予以淨化、控制，並使之客觀。感情的勾劃也由於使用「高度韌性」、「客觀」和「現代的」意象而免於「氾濫」。

我之所以注意到這首詩，一部份因為它是林玲的數首近作之一。可惜的是，這首詩發表的時間太近，以致無法選入『企鵝世界女詩人選集』之中。但入選的『阡陌』一詩，無論在組織、約束，或透過意象的情感控制上，都具有相同的特質。這首詩不算長，不防全部引錄如下：

你是橫的，我是縱的  
你我平分了天體的四個方位  
我們從來的地方來，打這兒經過  
相遇。我們畢竟相遇  
在這兒，四周是注滿了水的田隴

有一隻鸞鷖停落，悄悄小立  
而我們寧靜地寒暄，道着再見  
以沉默相約，攀過  
那遠遠的兩個山巒遙望

（——一片純白的羽毛輕輕落下來——）

當一片羽毛落下，啊，那時  
我們都希望——假如幸福也像一隻白鳥——  
它曾悄悄下落。是的，我們希望  
縱然它是長着翅膀.....

詩的首段五行，將田隴上有限的空間（戀人在此相遇）與宇宙的無窮相連合，暗示他們的分離將會造成一個巨大的、地理或精神上的深淵。

我們平分了天體的四個方位

在詩的中段，作者直接地用一份不着感情的簡潔敘述了戀人的分離。此時，鸞鷖便悄悄地被引入詩中，作為末段結尾時所用的象徵。它白色的羽毛落自廣濶的天空，開啓了感情的閘門——也許只開啓了一寸，也許只有短短一刹那的發生——然而羽毛帶來的鬆弛，以及它自由自在的飄浮，恰與詩篇



發展至此的張力成對比。又一次地，詩的中心迴旋在自然與情感的衝突，與乎現代生活的各種局限之間；在眼前，雖然現實的壓力似乎佔了上風，但希望仍是可企及的——即使是一個微弱且扭曲了的希望——自然的準則與戀人們彼此相存的情愫終能制勝，而使他們重新相聚。詩中最後兩行的轉折即顯示此一希望的存在：鳥兒是有翅膀的，它們終究會飛回彼此的身邊；人類雖無此助，或者，他們可藉其他的方式重圓。詩中的暗示是以簡潔而殷切的格式推出，在處理此點時，詩人的手法是輕盈、靈巧，卻又有力。

在本文提到的兩首詩中，我們都可以覺察出作者感情的張力；在緊密的控制之下，她使之透過意象和象徵而成形，最後發展至一個並不歸結的終點。林冷的近作『非現代的抒情』較之『阡陌』更為成熟，也有更深入的探索與豐繁的意象。這一切都證明她的詩力仍在不斷發展之中，讓我們拭目以待她的新作罷。

## 「企鵝世界女詩人選集」

入選作品年代：自古埃及公元前十六世紀至現代，縱跨三千五百年。

入選詩人：共一九二名，來自五十六國及四十餘種相異的文化傳統。西方著名女詩人入選者計有沙弗、羅塞梯、狄金森、白朗寧、瑪麗安摩爾、H·D·史坦因及今年獲得普立茲獎的普萊絲(Sylvia Plath)等。中國入選的女詩人則包括朱淑貞、李清照、秋瑾、冰心、林冷等人。中國女詩人作品英譯多半採自鍾玲與王紅公(Kenneth Rexroth)合譯的『蘭舟集』(The Orchid Boat)。

### 故事

林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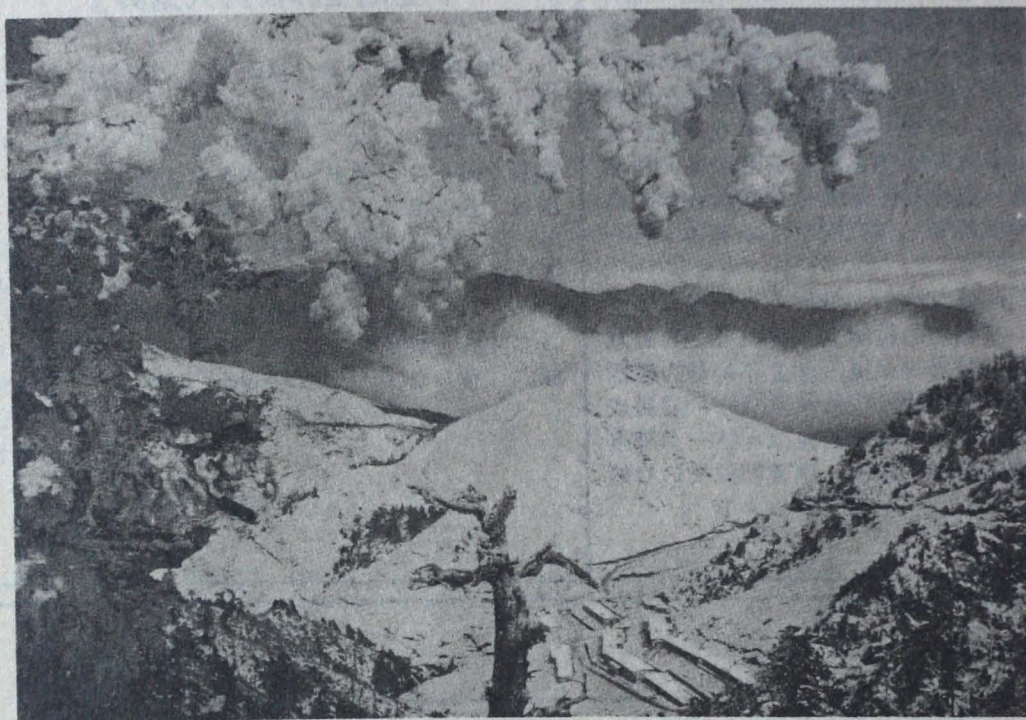
在黑黝黝的山路上走着  
一個故事開始了，開始在塞外草原上的小溪邊  
該也是一個夜晚罷，像今晚一樣的  
噢，我還知道有一點共同  
那份故事的美麗，是只屬於  
愛打着赤腳走路的人的

月亮這樣好，今夜  
在天國，聽說一切美好的都完整了  
而我們是平凡的人，只想到一個  
發生在久久以前的故事和一隻不復完全記憶的歌  
哦，就真是故事和歌罷  
我多希望你突然沉默，不再繼續  
(雖則我喜歡你的聲音)



# 合歡山

□黃英俊



在三千三百公尺高的雪山  
在空氣也凝固的山上  
記得我們共有的雪花嗎  
那一片白遍的大地  
有山名合歡

我們遙邇而上  
用聲音和汗水，燃亮  
熱情  
像鞋底一步步的登高  
攀登心情

我微笑着携你  
在衆雪的蜿蜒  
而雪地裏的你就有些像雪了  
柔柔，入掌而融化  
你又狡黠閃着黑而亮的眸  
像風，寒寒

揉紅了我的臉頰  
(我都想輕輕抗議了)  
我是雪山雪地雪屋裏  
忍不住的一聲噴嚏  
而雪地裏的你真有些像雪了  
映入眼簾，便是我永遠  
起起伏伏的山水  
便是我在茫茫雪中  
不治的傷風

●註：合歡山，台灣中部有名的雪山，每年冬季飄雪，積雪盈尺。



# 下午無歌

丘  
滄  
浪

三十年大寐初醒，無夢亦無歌。

找了又找

那支脫毛的狼毫小楷  
原就藏在幼女塗鴉的填色簿  
即使蘸來松香薰就的濃墨  
也寫不好逍遙遊中  
那筆振翅翱翔的「飛」

中午十二時

麗的呼聲供應更年期女人尖厲的嘶喊  
分類小廣告廉售唐人街曩昔的輝煌  
而脂評本紅樓載有情榜那一章  
恐已自廣袤的垃圾焚化場  
隨一陣時間的罡風  
悠悠飄到城郊亂葬崗  
——與草木同朽

也無風雨

房屋貸款收據所得稅報表銀行結單  
連同少年時的千丈豪情  
被夾峙在「隱遁者」和「實用經濟學」之間  
女人家的蓑衣和襯裙  
掠在茫茫的書齋外曬衣架上  
——難免沾染幾絲歲月的殘紅

午後三時戲院外簇擁着散場的人潮  
他們或與淫穢惡俗的情節有關  
在驟暖的陽光下  
在迷夢初醒的怔忡裏  
神色惑亂  
緩緩走向百孔千瘡的生活

走向舊報紙上發黃的消息  
當庖珍震盪令千萬人驚慌  
中學女生因厭世自殺  
(遺書敬奉年邁的祖母)  
蟬嘶滿樹

群鴉喧噪

鯤鵬的魂夢在古籍裏顛連淪落  
千年的聖城在噴射機猛烈呼嘯中  
崩塌 成為瓦礫

除了這些沒有甚麼  
甚至沒有奇蹟

不再企求如何「絕塵而逸，怒而飛」了  
螢光幕上  
慕容公子的長劍「刷」地削來  
恍惚中 髭髮奮張的我  
反手向日曆彩頁上荒嬉的裸女  
拋一枚霹靂雷火彈

而下午無歌

八二年九月十七日筆

附註：鯤鵬之喻，見莊子逍遙遊。  
「隱遁者」為七等生小說集名。



# 古梅

溫瑞安

還是你送菜來。不知你的肝病  
終於是否給你頑強的生命打輸？

念念，你大海般的笑容

卻是寫了兩行就落淚不止的  
故人書

不管烈陽苦雨，或冷鋒捲過永和新居  
你來。也許不很乾淨的手烹飪

但溫熱的心使菜餚也清亮可風。

我在囚中，我在困中，想到你黃昏亮星  
眨眼為我的古梅還魂寒灰騰餓之復甦

嘿。見到你時，該打一拳，還是

該踢一腳。一架七四七，還載我們  
必有我師的三人，闖恁一個世界

恁一個晴空。我絕後再甦

橫棒豎喝：先要請你吃飯，教你讀書



# 山

艾洲

巍峨的黑牆，夜裏的山  
時時看着四處遊滅的燈火  
出神。想是正在思索

雙臂彎裏的這盆地

自洪荒以降，又是

另一番境地了，如今

燈火已侵襲至河邊

水上瀉透彩影

若秋夜裏胡亂飛撲

繁殖迅速的螢蟲

提燈去遊，山下燈河緩緩流動

而山自古而來只有

閃眨的星子，在頭頂

黯淡。疏落

殘缺的圖脈，日裏的山

許多年前蓬勃的綠

今時千萬座的墳

分據一小片山坡永息

一班人吹吹打打，又矗立一塊石碑

而雙臂彎裏的這盆地

矗立根根鋼筋

和

各式屋頂上的天線

無情分割着藍天、綠地



# 讓 位

李木眞

回頭看看罷，拉底  
從玻璃木橋裏，慢慢掀起  
漏掛的晶簾；黯黯的街道  
賣花女孩走過的小巷；歡笑  
流動不息的，許多少年  
掩面訴說  
愛恨的幽怨

妳髮上的餘香，褪落的胭脂  
洗滌妳失眠的夜  
文鳥結隊，修築九曲迴橋  
妳記得很清楚：

七巧時  
崦嵫分  
四隻布鞋輕輕步過

而季節。流轉。熟悉  
冷淡的割裂  
(……卡瑪！

她如今不願再聽你斷堤的呼喚  
你一遍又一遍重說的  
沙灘和海潮的盟約  
她耳邊有另一族甜甜的  
謊言。男人廉價售賣……)

相愛的人啊  
不覺得疲倦嗎……

那張情的詩篇，隨着日子變奏  
諾言欺騙諾言  
生活在兩地的人啊  
你的名字和家鄉：  
寂寞。你品茗

你沒有解開圜圈的勇氣  
你吃苦……

(……拉底  
和往常一樣  
我們回到臨時的空間

讓我們放下愛情  
放在窗簾外  
因這空間太小  
太狹。要收入未來  
甚麼也感覺不到的未來  
多麼困難……)

在魚池裏我清除所有的創傷



# 桃花源

張錦忠

※謹以此詩送紫一思兄，  
兼懷與他同編蕉風的歲月。

那是一個遙遠的深淵  
召喚我們回返  
原地，聲音那麼真切踏實  
穿過謊言與神話  
穿過荒原與城堡  
在被禁錮的心靈滋長  
秘密的玫瑰與石塊

那是甚麼呢如果不是  
失樂園。因為我們未曾擁有  
除了寓言 我們的  
歷史並沒有這個秩序的初型  
只有嚮往的人  
他們在千千萬萬人間隱沒  
像鹽那樣存在於無邊大海  
然後他們失去了時間，聲音  
失去了他們自己的形影

而在謬誤與孤寂之間  
詩人以語言與行為  
探尋人間的桃花源  
我們遂在歷史蒙塵的鏡影  
看見天地興亡的悠然與愴然  
在詩人與史人的寓言與預言之構圖裏  
我們就這樣憧憬美麗的遠景  
從古雅典到一九八二年十月  
像每一塊石頭盼望黎明的火花  
每一個死亡期待永生與不朽  
詩與歷史就這樣燈火地傳下去  
於是他們倒下，倒下  
像座座石碑倒下，銘紋已不清  
一千朵花盛放如爆炸  
一千朵花凋謝如焚燼  
然後是受傷與遺忘……

人們在這靜寂的寂靜裏看見一種風範  
如黑暗的大地一抹月華的投影  
我們記得泣血的玫瑰  
一如我們記得從春秋到波蘭之春  
其間多少誠愛與睿智  
其中多少欺罔與愚妄  
這是一道遙遠漫長而疲乏的路  
要穿過多少荊棘地帶  
穿過多少長夜與風暴  
人們才能回返桃花源  
更多的人，他們沒有回去  
他們沒法回去，他們已成石

但是桃花源在甚麼地方呢  
在盲鴉時代跋涉的行旅自有人如是問  
舉世濁濁，一士何以獨清  
獨清的人如何直書歸去來兮  
而歸返之後，唉，「飄飄何所似……」  
是的，何所似，這些形而上的  
意念，僅僅是一個寫詩的人放眼世界的  
看法，在迴響  
像一隻候鳥的鳴聲  
像幾千年前臨眺汪洋大海的人們一樣  
繼續觀望星象繼續呼喚未來等待我們  
繼續憧憬下去



## 雕龍梳子

林若隱

那人解下了頭冠 省起  
那把雕龍梳子  
早掉了

而髮是一簫不霸的  
音符 是那人  
繫了歲歲月月的  
炊煙  
不知凝成了哪一片大陸的  
一朵烏雲  
一聲輕嘆  
竟抽泣成夜的背脊  
月即跌坐其上  
緊皺着白眉

## 苦行者

葉遍舟

就這樣被自己箝制一把鎖  
鎖住知識以外不屬於啥的一片天地  
只好拼死拼活緊緊抓住這根棒  
越捉越緊越緊就越紮根  
越紮根就不能去逃避  
只好忍氣吞聲的認命  
又有誰知道  
輸出去一大把血汗一大堆青春  
而贏取回來的  
僅足夠餬口

## 啄木鳥

風客

沉沉的夜夢裏有啄木鳥啄木的聲音啄啄地傳來  
我是怕啄的那株樹  
啄去的不是蟲而是痛  
若心累是種絕症  
啄木鳥是神醫妙啄把我起死回生  
詩於一九八二年八月廿九日·巴黎



# 他殺的那個人

陳艾譯

若他與我相遇

在某間古老的酒店裏

我們該會一同坐下

喝酒乾杯

但我們是陣地上的步兵

面對面瞪視着彼此

我射擊他正如他在射擊我

在他的陣地上，我殺了他

我殺死他，只因爲

只因爲他是我的敵人

如此而已，他當然是我的敵人

那是清楚不過的

想他是自願入伍的，也許

隨隨便便地，就像我

失了業，也賣掉了隨身行李

沒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戰爭是離奇而古怪的

你在戰場上殺死一個人

而那个人，若與你相遇

在任一間酒吧而不是戰場

你該會請他喝酒

或給他一些錢

作者簡介：英國小說家及詩人湯姆斯哈代，固然寫

了一些極負盛名的小說，然而他對詩的

興趣卻遠超過小說。一八九五年他的

小說 *Jude the Obscure* 被攻擊爲「不

道德」，他氣憤異常，乾脆放棄寫小說

而專心寫詩。他的詩跟小說一樣，宿命

論的觀點總是流露在字裏行間，他認爲

「偶然」跟「機運」控制了宇宙的一切

事物。這一首詩所描寫的兩人在戰場上

彼此對立也是「偶然」的；如果他們「

偶然」在酒店中相遇，恐怕兩人要彼此

乾杯呢！



# 海戀

陳艾譯



我須再次回到海上，到孤獨的大海和天空  
而我要的是一艘高桅船和引導方向的星星  
和舵輪的旋轉、風的歌聲、白帆的顫動  
和籠罩海面的薄霧與微細的晨曦

我須再次回到海上，奔潮的呼喚  
是無法抵抗的野性而清晰之呼喚  
而我要的是白雲飛飄的風天  
和激起的浪、吹起的泡沫、海鷗的啼鳴

我須再次回到海上渡過吉普賽式的流浪生涯  
回到海鷗與鯨魚之路，那兒的風如磨利的小刀  
而我要的是流浪伙伴美麗的故事  
和安靜的睡眠、甜蜜的夢，當漫長的值班過後

作者簡介：約翰·馬士菲爾德（John Masefield），  
生為律師之子，卻嚮往航海生活，十四歲  
就登船出海，度過十年浪跡天涯的生活。  
二十多歲時，他出版了『鹽水謠』（Salt  
Water Ballads），用水手的話，寫出一  
些歌謠，有時放蕩，有時感傷，有時充滿  
鄉戀。這首『海戀』（Sea Fever）節奏  
快速生動，描寫一個青年人聽了海的呼喚，  
渴望奔向海的懷抱。



# 曹 明 懿 的 詩

## 我立黃昏

黃昏向海岸緩緩推進  
 星宿猶遲遲在山的那一邊  
 心中總是惦記着  
 寫在水上的，易流逝  
 刻在碑碣的，恐剝蝕  
 吟在風中的，怕消失  
 這是我皆牽掛的事  
 卻依然堅持  
 在黃昏的菊花下默立  
 等待稻子成熟或蟬嘶  
 最後的蟬嘶

## 我來訪你

秋是冷冷的菊  
 慢車載我接近那海洋  
 左側是水  
 右側屬山  
 山水之上是遼闊的天  
 若是緣  
 既高且玄  
 若是念  
 暮雲已低到水面  
 七個寒暑總該知解  
 所謂聚散

## 宛如十行

向陽

宛如夜中有人提燈  
 自窗前走過，那種驚覺  
 此刻忽來站在讓斜雨侵濕了的  
 頰邊。我陌生地喚你名字  
 又在你眼底熟悉地汲出自己  
 冬寒的容顏：而山色浣洗  
 在薄霧裏，而風刀削瘦林間  
 當你輕俯雙肩，低唱夜深  
 抬頭我乍見：那年離亂江上  
 斜雨未曾捻熄的野火，微明



# 離傷

文嘉

獨步於陌生長街  
吾是蝴蝶失去了花季  
爲尋覓棲息張望  
想千里外的故鄉……  
該有一場雨在哀哀呼喚

是有場雨在寂夜裏下着……。  
滴嗒如故人來訪時  
輕輕地叩門  
而誰會來，來赴一次盟約呢？

回想少年事，青春是坊豪邁的賭  
曾經共行，曾經涉水  
吾的兄弟呢？  
環目四顧，盡皆茫茫  
路人、高橋、霓虹  
都成了清醒的  
悲哀

千山萬水之外  
無人同行是最大的挫傷了  
而今吾的身影  
有如無風的大旗  
頹然垂在長杆上……。

念

## 心文黃

夜路長長  
指引的街燈盞盞瑩亮  
午夜兩點，寂靜包圍整座城  
在濃濃夜色的盡處  
我，許是唯一的趕路人

許是唯一的趕路人呵  
雙肩沉重如巍然山色  
有你離去的愴然，我獨守的黯然  
在夜路上風是這麼講  
世界就是這麼無情又無奈  
所有的新芽都禁錮在  
霜落漸寒的冬地裏

而你說的：寶劍贈烈士  
白馬贈英雄  
這世上的英雄烈士呢？  
是寶劍自然光芒不滅  
是白馬自然日馳千里  
只爲你沉默的離  
時時牽引我心頭的疼  
再能否並肩迎風揚髮？  
再能否並立笑傲群山？

夜路長復長  
只剩下我的影子相伴我  
繼續走我們未竟的長途



# 劉吉源的詩

## 那夜我在寫詩

沒有燈照 南方的星子都美麗  
月在港灣角落升起一張破碎底臉  
踏石子走路回家  
夜醉了的眼  
望我渺茫的影子在迂迴小路  
飄飄浮浮

高歌那能忘愁  
愛情是一片腐爛的樹皮  
如果醜惡，亦只能永遠醜惡下去

如有燈照 面南的窗子綴滿許多眼睛  
從許多眼睛裏看出你  
情人 你已在千山萬水外  
而千帆過盡路已望斷  
寫一首詩給你吧

如今我是一尊神  
守候紅色信箱裏的音訊  
守候這一片蒼白的土地  
守候一頁頁淒涼的文字圖  
同時 我曾一面膜拜  
一面願紅色信箱和這片土地和文字圖  
不要成為絕響 不要……

愛情乃次要生命  
這土地才是要害  
若我亦離去  
這塊土將無人守候

雲過無痕 我在傷痛自己  
也在醫治着自己  
因為這一片土地我將失去

唉 那夜我在寫詩  
傷痛的詩……

## 問題詩人

我是問題詩人  
從頭部到腳趾都是污垢  
我看見很多人在自陷  
他們不自覺  
斷言誓首我行我素

髮茨繁滿塵埃  
亂世在腳下狂嘯  
我奔程過底路多已荒蕪  
後無來者 前是荆途  
看不見引路的星辰

我是問題詩人  
在滾滾塵埃裏看不清自己  
仍然盲目在寫詩

我是問題詩人  
似一隻活在夏地裏的一隻秋蟲  
在被燒痛時  
仍然閉口無言

有時我很清醒  
但仍需詐作昏沉  
直到感覺有人擊傷了我  
我已欲振無力

我是問題詩人  
只要有誰輕掩起我的鼻孔  
我便會奄奄一息

那一天總會到來的



# 戴畏夫的詩

## 純粹之歌

四周景緻荒涼

沒有人願意再上山伐木

上山鞋攔着，斧攔着

自察知說的比唱的好聽

村集山足，仰山

之崎嶇，談及族人之德性

某次狼入山莊的舊事

最後的收穫節是很遠的事

向另一山谷喊自己的回聲

雖說日子如何力量又如何

消息到底傳來

六月以後你不會再寫詩

未來並非一種莊麗的手勢

一種移植自美地也無法的生長

屈根於黑暗之幽冷

於雨，於風

於傷口向一盆愴然歌唱

## 禁獵區的獵人

一隻牝鹿

隨我驚愕的目標閃過

悠悠前，我照例舉鎗

竟撫成牠起伏飛躍的姿態

山麓間的小路

已印滿六月的足跡

我默想每次在美麗前

欲捕捉永恒的一瞥而顫慄

雖我的家庭有飢饉之虞

絕不

因這是皇家的動物

如太陽也在禁獵區內

升起



# 吳垠的詩

## 割草機・鏟泥機

呼嘯的刈草機經過

一片草野的荒蕪因此整齊

它帶着滿身草香的歡欣

結束一段，再從一段開始

直到新剃的草芒刺人眼睛

我也喜歡，一架更大的鏟泥機

充滿開發的激情和興奮

看它如何克服土地的固執

把一路的凹處、彎處修整

看它排開車的擁擠

人的擁擠，空間和氣流的擁擠

讓滾燙灼熱的柘油，鋪出條條寬寬的

平坦，任由鞋底和膠輪衷心感激

## 歲月想時

建築以磚頭想

磚頭以堅硬想

堅硬以沙塵想

歲月想時

葉落，人老

白雲蒼狗，滄海桑田

轉瞬間歷盡輪迴

歲月想時

滿目戰後劫後

歲月想時

歲月

## 鬧鐘

許友彬

所以妳就可以無理取鬧了啦？

又來了，時間一到就要撒嬌

就要把我撤出蚊帳外

天還未亮哪，夢和醒又何必分得那麼清楚？

又何必呢？又何必那麼認真？

溫暖的被，寒冷的空氣

要不要把我推出去

讓我捕捉最後一刻，最後的美麗

即使是假的。假的。唉，又何必認真？

難道要我活得像機械人？

像妳一樣上鍊工作上鍊工作上鍊工作？

讓我有一點自己

請你讓我回去

回去那美麗

噢

美麗

○



# 曇花三哭

柔密歐·鄭

二

我要忘記  
你的眼神緊咬著我的視覺  
你的激情幅射了我的心鏡  
噢！愛人  
不要廝守著我  
最好讓我一枝孤舉  
媿婉開放  
就在這雨疎風驟的  
深晚  
我愛多淡有多淡

不要盆景我  
爲欲達到一瞬形象的完美  
別提富貴  
那只是我的過去 過去  
噢！愛人  
若給一勺水的喜悅  
一溫室的尊優  
倒不如植我  
在不受擾的寧靜  
要知我心我願  
從不欲人看我的貞潔  
就這樣悄悄地  
我在深更半夜才把花開

三

別問夢緣多少也別喚我  
只探討自一瞥沉湖的記憶  
當你想我也好 愛我也好  
最好把我錯過  
於這漸迷漸朦漸寒漸冷的  
煙月陣陣  
早已非山非水非情非淚  
獨自我爲詩笑亂了頭  
一懷毫無遺憾則是  
美麗開始  
美麗結束

## 何處是家鄉

劉文敏

若是雨絲飄起銀白的華髮挽回一座古城  
雪片上 倒下的  
是城 而雨仍飄飄不歇  
自唐虞開始（有人就說）：  
「那一片地一塊土將屬於我們的」  
許多街裏的名字 將有我們血脈裏會掛笑的光彩  
可悲的是我們忘了長城負了古人完全猶如處女  
奉獻在血淋淋之膚色的魔掌號啕大哭任強姦  
我們都患了遺忘症 月說  
我們都把墨子往臉上打扮美兮裝笑 河說  
所以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昊 高辛 顓頊 唐虞  
之三墳五典  
重新自暮色淒迷中復活  
仍然須要一把照明的火焚醒霧中睡眠  
慢慢的 繩索是美麗與記憶  
象形如畫 橫跨千秋  
春秋被拆毀了  
青塚白骨仍然呼地怨天吶喊 道：  
「財不我宜 如之何往」  
這一段漫長的干支歲月 斷朝爛報  
我們猶如泅游於水之斷了臍帶的泳者矇然  
茫茫原野啊 茫茫  
何處是家鄉  
何處是芳土

八二年六月稿於台北



風來了，拂掉草葉尖上粘着的沙粒  
輕輕地彈落了人性的塵埃

溫暖的流霞雖然只有短暫的展現了  
那一片豁然明朗的天

不能言喻的快樂，卻是潺潺的一脈細流  
淙淙的流泉

清音的幸福足夠你享受一輩子

所以他們都是草，簇擁着你

你衆望所歸騰任村長

村長老了，白髯飄飄

且慨嘆馬齒徒增

實際上造福了社群不勝枚舉

說起你的平生憾事，我們都知道

有一縷陰魂

在路肢窩下哮喘且流着汗汗

我們知道，一些惡意

在你的蛀牙睡眠

而你不曾爲自己流過一芥淚水

大劫不死

鋸斷的右腿裝上了義腳

唯你風采如昔，你啊——

逮逮村長，樂觀又逍遙

我們惻然記取一個寒夜

火縱情地謳歌光明的邪惡

從一個場景發軔的慾望

比腥血還要薰人

於是低啾着浴血的輪廓

化爲古老的氣味

找不到指紋

或者其他的線索

那時你的背脊冒着一股子寒氣  
你的脖子伸長了

倏然，又像一根鐵枝拗彎了

一剎那

而你的下巴有了一份心事

你恬適而古典的房子呢

虬髯的梅花在哪裏？

貌力癯癯的老人呀

差一點老淚縱橫

啊——

別讓人間的溫情糊弄了你的砂眼

你應爲傲骨嶙峋的蒼山

六十餘年歲月的顛連

一剎那，噢，都唬住了

然後又釋然了

啊，寂寞的村長

茫茫人事都鎖在

稀了的眉心

但不必嘆嘆

色既是空

空既是色

而浮生若夢，你說

而你不是已有了似海洋一樣呼吸的胸膛嗎？

垂垂老矣，你說

落葉歸根

再瀟灑，你說

也不是一朵雲了

生于斯，死于斯

安天知命

謝謝您

一根平凡而不俗氣的牧笛賜我

我可將厚實的胸膛吹成萬里無雲的渺渺……

我要學習您

吹走心中的陰霾

同時爲您噓醒爽目的晴天

## 約稿

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

真實的創作

公平的評介

最新的翻譯

獨到的理論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只要好的作品

不拘內容形式

不分派別主義

不限字數多少

不看作者名氣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

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

● 譯稿必須附原文

並註明出處

● 來稿請附中英姓名地址

以便我們寄發稿費

● 除非附來回郵信封

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



# ——頌讚—— 飄貝零

你這病入膏肓的老人……！  
爲甚麼你的身上一股熟悉的騷味……？  
哼，這該死的腫脹的孽障……！

如果有人要我打一個譬喻

如果它是使人覺眉尖的名字

沒有頻率的聲音啊沒有震幅……！

在那人的胸膛間黯黯地湧動的

噢，它是輕紗般的霧嗎？

你就是沒有了迴音的丘壑的聳然之蕤蕤鬱鬱

睇你哈你且逐漸地這樣迷糊了

而眉目疏朗的竟是你嗎？

我是蒼穹，我會這樣問你

我會這樣問你，老村長

然後茫茫地撒下了一陣霏霏的黃昏雨

我要頌讚你且因而知道

融融的白陽，可教三尺之冰變回一條條洪亮的江河

而你的無言比飛揚的鐮鉞來得鏗鏘

你的腳板下正睡着厚滿沉沉

你的身上佈滿了日冶烙下觸目驚心的苔傷鞭痕

但是殘廢的身子醞藉了無窮的宇宙動力

蠕蠕的白髮輕篩下不能掩飾的……你的灼灼之眼神

啊，充滿了溫柔之普愛與頑強底鬥志

甚至教我熟稔的騷味也有神聖的意味了

那是被主人腹忘了的

潮熱而燜人的地窖

那不是你的人生

——那是你的……！

你的腋下似乎森羅萬象的毛髮

在你的腋下燃燒着它的名字  
似乎集世上一切穢物之大成  
似乎純潔孕育自罪惡淵藪  
而你的腋下一片森然

有似幾根

僵硬的貓鬚——

在我的心版上畫下

低窪的淋然盆地

那裏有一溜兒矗立風霜的樹，自生自滅

偶爾在一片空白無告的夢裏

青餘般沉沉的古藤蔓蠕蠕着……聳然的命運之樹！

總是薰人的狐臭呀

我說不以生曰掩大德

一若你那年代你膾炙人口的情史

對你的威德夷然無損

你不是也曾莞爾一笑，說道

它曾在祖先的皮膚上咄咄逼人

這種敗德曝曬毒陽下另具一格——

少年時你做過苦力

飽受白眼，冷嘲熱諷的怪笑

衆口鑠金，你也不罵一聲黃縣襖子

你也不會怨天尤人

人家說你有欲蓋彌彰的汗巾

豈知汗巾有絞不盡的自尊苦水

後來纔知道

你有蠕然巨腹

你若獅子大開口

你能喝盡廢礦場決堤的泥漿水

釋家的笑帶來一陣春風

無限的辛酸昇華爲大我之愛



## 黃 昏 課 後

鐘聲空空

踏過微醺暮色到窗前

黃昏課後，文學院長廊深幽

燈火初亮，映照足跡漸行漸遠

宛如海口岸上的燈塔

目送航向遠方之舟船……。

黃昏課後，人人急飛如蛾

撲向燈火燦爛處

而校園，宛如古園萋萋

獨鎖一片草木寂寂

君君，黃昏課後

你回去溫暖的家

我留在此地，放逐自己

臥着微濕的草地

聽，風吹葉搖的瑟瑟

彷彿時間快速的節拍

起起落落於我的胸膛……。

緩緩起落，時間的節拍

於我的胸膛，就像欲停的雨滴

自簷角滴落石階上

君君，你年輕歲月裏

時間若顆小石子

落在清澈的池中，只泛旋起

圈圈心喜的漣漪

而我的歲月是場冷雨

霏霏降落，越降越寒意

一月了，嚴冬行至盡處

三月花開的繽紛接踵而來

而六月已在花蕾中蘊釀

一個別離的日子，穿上黑袍的日子

君君，當我們在驢歌聲中走過校園

帽沿垂下的總絲輕輕擺動

像是小小揮手的再見

能否再見，或永不再見

君君，六月後我乃最後一季風

吹過你的碧潭，不留甚麼

而你可知道我暗自神傷

為不可名的愛，為你的青春珍惜

挾書的日子。當鐘聲敲在黃昏課裏

步過文學院深幽的長廊

彷彿步進歲月的流傷……。

彷彿流傷來自歲月的雨

冷冷冷冷地讓我驚起

在黃昏課後，當眾人皆去

君君，當你回去溫暖家居

可曾想起六月，六月的別離

漸漸把相聚的日子佔據……。



# 周清嘯的詩



## 如何忘記

我會設法忘記妳的……。

只那麼一次

妳便帶走所有的春天

彷彿這世上已沒有了

纏念，一朵枯萎的花

在風中飄落最後的一瓣

彷彿這世上屬於我的

僅有風雪嚴霜的輾途

留不住任一個腳步

我會儘快忘記妳的……。

沒有一句話

妳便把笑語都拂成空氣

彷彿交談只是徒然的

煩惱，恰如披在身上的

脫不掉的最後一件衣裳

彷彿妳我保持陌生

平平淡淡地活下去

招呼也捨去，才是最好的結局

而妳是最美麗的

留影，銘刻在我雙瞳深處

初見時的微眩仍輕漾

在我一生多痕的水上

想起，就不知該如何忘記……。



# 潘天生的詩

## 另一種潮聲

那年某個深夜晚  
寧靜海，驟然  
湧起波濤  
頃間  
向兩旁岸邊撲襲  
漸移內陸  
把青松驚醒  
椰林呼嘯  
芭蕉愕然  
轉眼淹蓋了稻田  
那年某個深夜晚  
所有憤怒與  
嘆息，如潮汐起伏  
在胸臆間澎湃  
阻塞冥思，以及  
構思的衝動

直至三更，潮水不退  
在田間盡情肆虐  
水牛乾瞪着眼  
等着  
一顆星，從兩頭角間  
緩緩升起  
那一種期待  
如潮聲不絕的  
翻滾，沒有  
任何因素造成  
直至三更，風聲不絕  
在田間盡情遨遊  
飛蛾伏在樹梢  
等着  
一盞燈，從樹葉隙間  
緩緩掛起

## 從唱盤想起

如果，生活像  
唱片盤裏的唱針  
隨着碟紋  
而轉  
歡欣便是奏起的  
樂章  
順着大碟紋而轉  
圈圈裏  
有起伏不平的旋律  
突而高亢，低吟  
甚至行雲流水  
以及激流澎湃  
被歸納為自然旋律  
如果，命運像  
唱片盤裏的唱針  
遵守碟紋  
旋轉

一直向內發展  
以至侷限在一個領域  
從有聲到無聲  
那是一種甚麼樣的  
命運？  
無能超越向外的趨勢  
從時速33份之一到78  
格局鑄成遲滯  
那是一場無可避免的  
浩劫？  
唱針有一日會鈍，且  
損傷碟紋，即會  
荒腔走調  
屆時，美麗的樂章  
變成了沙啞  
是殘缺後的  
餘症……



## 花與瓜 風山泛

雨打着瓜藤滴噠滴噠。  
一朵小黃花，  
斜了鬢髮，  
亂了襟裳。

黃花小小黃花，  
凋了蛻化成瓜，  
慢慢長大。  
原來，  
原來却是苦瓜！

苦瓜未熟  
嚐來很苦。  
苦瓜熟透，  
吃來也苦。

那一陣雨呀雨，  
緣何洒下？

那一顆種子，  
是誰種下？  
歷經時日，  
開了這花？

## 餘溫 方昂

如果黑暗已經成形  
如果逼人眉睫的是一片冰涼  
如果恰好你我是世間唯一保有餘溫的人  
是否我們必須捐棄這最後的餘溫？

如果不願捐棄  
如果一意我們尋尋覓覓  
如果尋尋覓覓我們尋獲嗤嗤的鄙棄  
是否我們依然堅持把這口餘溫傳遞？

如果我們依然堅持  
如果一抹餘溫你我執意守護在心口  
如果你願意以你的餘溫銜接我的餘溫  
是否我們可以接成一脈暖暖的溫度？

如果我們竟然銜接  
如果寒流四面朝我們洶湧洶來  
如果我們緊緊相擁無視漸逼漸近的黑潮  
是否我們必身不由己為滅頂人？

如果我們就此滅頂  
如果寒流越過我們跳動的心，淹上我們翕動的口  
如果四周响起幸災樂禍冷冷的笑聲  
是否我們仍以溫柔的親吻，  
把唇上殘留的餘溫留給這  
冰涼的世界……



# 思 獨

## 平 雁 廖

(一)

你是空中的舞者  
不需要舞台  
只要兩隊球員的雙手  
和全場的驚呼  
你在網端翻身越過  
宛若闖入軍機重地的  
行兇者  
赫然燈光灼灼  
在刀光人影恍動間  
你已縱身躍牆而去

(二)

踱步返回斗室  
緊握着懊悔的窗欄  
屋外的陽光真暖和  
一隻老貓巡禮走過  
屋瓦也不唉聲嘆氣  
飛機投入天空的懷抱裏  
我撫摸着頹喪的污牆  
凜然坐着，環視四面的牆壁  
憶起自己曾是雄據一方的  
城主  
日以繼夜，唏哩嘩啦  
鈔票屋契田產如流水  
自城溝緩緩而去  
推倒城牆，築起城牆  
勞役所挑擔的  
盡是疲累和貧瞋  
爲了埠起一座永不屈敗的城  
靈魂自那時開始  
憤恨卸下皮囊  
以翻江倒海的身姿  
自城下輕輕躍起  
踏着月色偏西而去

(三)

坐在球場外  
爭看勝負  
坐在四方城外  
貪看輸贏  
坐在牢獄中  
面對生死



# 守望

林  
葉

臥在長方形的冷石下  
歲月如流逝的市聲繁燦舞過  
而石柱與石柱奮然撐起一方小亭  
為你遮過幾番風雨  
數落幾夕星辰

足跡在遙遠的遙遠處  
我便是守住墓園的孤獨了  
像一株賤卑的狗尾草  
每天，風聲仿佛是你未竟的嘆息  
或者在急雨擊碎一園的寧靜  
裂痕的石階上散落早天的花葉  
我感覺到那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不平

你行過的小徑早為草們佔據了  
留下一盞燈在蒼茫中  
守護更大的蒼涼  
蟲唧若使你憶起  
殘春的年華，夜寒已深重  
你必披衣而出  
去廣場預測一夜的星象

有誰來為你掌燈磨墨  
斟酒為未酬的壯志大醉呢  
把你的詩句揮在天上吧  
我是遲來瞻仰你的人  
懷念着若在你身邊  
必是 你同窗論事  
必為你分担感國憂民的煎熬  
把狂飈的血齊灑向  
未曾忘却的萬里江山

可恨是我才來此  
你已化成一亭硬岩  
在石柱與松柏之間  
默默仰望着浩闊的青天  
而我只有為你守着那盞燈  
卻從未見過你再出來看星象



## 李 宗 舜 的 詩

### 聽衆

常常在我右耳邊穿插的  
 是一些甜言蜜語：  
 這是個燦爛的時代  
 高樓外，喧鬧的  
 超級市場和電動玩具娛樂場  
 燈火妖艷是屬於  
 酒吧咖啡屋或者夜總會的  
 常常在我的左耳邊  
 又傳來怨恨的語言：  
 我是缺了腿盲了眼的受害者  
 經不起奔波，從此失去了遠見  
 我是歡場上可有可無的聽衆  
 在戲台上扮演着次等的角色  
 眼淚不掉一滴能代孤獨嗎？  
 行動不便就喊苦痛嗎？  
 盲目如我，殘缺如我  
 有話難說

一九八二年九月三日

### 等

從高樓的鐵欄杆向下望  
 卻不知能看清些甚麼！  
 禮拜六沒有特別的約會  
 沉悶的空氣就僵持了一個下午  
 後來郵差先生來了  
 左手背個大帆布袋  
 右手很流暢地  
 把信箋一封一封往信箱塞  
 今天十三樓總缺少一封航空信  
 午後的泳池人如螻蟻  
 廣場趕電影的觀衆水洩不通  
 今天爲甚麼是禮拜六？  
 等一封信像等幾個無花的春天  
 一個下午增長無數條皺紋  
 人啊！看去也老邁許多年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稿



# 短詩七則

陳遠帆

## 雲

我們是飄泊的族類  
縱橫的 子民  
總於悲慟時刻  
為大地  
哭一場眼淚

## 煙

繚繚幽幽 幽幽繚繚  
你是戀人眼中  
最最淒傷的  
一個  
意象

## 霧

你的存在  
使我忽略了天地的  
重要性  
而為一個執着  
迷失下去

## 雷

積了這麼久的  
一口氣  
終於還是忍不住的  
隆隆  
降臨

## 雨

我承受你的哀傷  
冷靜的自我超越  
為潤濕大地  
而歡呼

## 露

是冷凝的理想  
是冷切的茶水  
在漫漫的長夜裏  
退守自己心中  
最後的一道防線

## 電

一閃那的縱橫  
足以銘記一生——  
在時間的叢林裏  
完成自己



# 莊可揚的詩三首

## 窗之內外

汝在窗子後坐一個下雨的午  
想起街上冰水阿伯的鈴聲  
想起四層樓的百貨公司  
想起交通燈在十字路口  
想起對街的麵包店  
想起塵

之後，汝推窗  
幾千條雨水絲一齊收盡  
幾千個工人一齊下班  
街道散着水濕的亂髮  
汝的雙眸覓一道虹的顏臉  
以及夕陽的噴泉

汝想誰亦與汝同時高樓極目  
渴於一些黃昏的彩色  
汝知道樹林邊境有馬蹄揚起土塵  
但在樹林內，衆鳥飛絕  
汝的眼睛總要刺痛  
在街燈與霓虹燈亮起時

## 掌

汝在孤燈下  
獨對自己的掌  
掌紋千根萬根  
不知從何開始  
且結束於何處  
而厚厚的繭已蠶食去  
半掌的山水  
另一半的山水  
霧貓蹣跚尋至  
白衣白爪  
環谷而飛

汝合掌，瞿然夾住  
一顆跌下的珠  
珠碎於  
兩指掌間的撞擊  
迸出易燃的兩三星火  
當夜汝自焚

## 晚鐘

天空焚燃的花朵  
一顆晶瑩欲滴的果垂掛  
四圍山色默對  
玻璃水鏡  
最後的鳥羽飛去  
不留痕跡  
遠遠的山後，於是  
一列鐘聲  
如歲月的裂岩  
舞空而來  
一片冷冷的故事



# 投向

莊連



無憑靠的夜裏，常常  
獨自依窗找方向  
而燈光那岑寂的守更人  
正尋路上山  
設想在千萬遍尋覓中  
作一次美麗的投入

山裏又是怎樣的所在呢？  
有很多故事，時時  
讓自己去表演  
而我不想再上舞台了  
銀光下身影已支碎  
在衆生中被榨成  
紛散的紙花

有山有水的圖裏我曾找到  
該在何處揮下最瀟灑的一筆  
飛越時驚然大江浩浩  
攔在眼前，望極對岸  
灰濛牽着一線天地  
那我化身成飛瀑  
捨命創造生存的沸點  
奔瀉直衝，深潭在下面  
不斷思索着激越是  
一朵花在風雨中舞  
抑或是狂傲的野馬脫韁後不馴的飛奔？  
在歲月裏叩着理想的石門  
走得愈近，傷害盡在路上  
如衍生的鮮苔 緊踞  
只有上高樓望從前

從前都只是滿空雲霧了  
故事落葉般四處飄零  
遺下兩片血掌自己看  
所謂的理想，要人役終生  
背着十字架走上懸崖  
焦頭爛額，血洒在門上  
而石門究竟爲誰開？  
我是摒棄在門外的石  
終於警醒，疼楚是根根扎心的針  
燈被焚，圖被撕  
依窗，夜在無依靠裏  
唉，連雨也不再來了  
望着上山的燈列  
設想那是最終的投注了  
然而，然而山裏又是怎樣的所在呢



# 黑暗總乘着夜來侵

梅淑貞

天快要黑了  
地，也跟着要暗了  
我們是一對慈悲的牧人  
一定得趕在太陽沉淪  
為落日之前，將  
我們的希望  
好好的好好的  
盡可能地護衛着  
然後我們便開始熱烈相愛以抵抗夜的來侵  
因為每一入夜  
祂便披掛上黑盔甲  
四蹄摧毀、殺戮、搶奪  
我們所愛與所有  
連牆壁也是虛設的  
沒有任何城池不紛紛陷落  
所以每一入夜  
哀哀黎黎屏息在漫長陰影中  
等待祂的黑手向他們伸近  
但我們是一雙勇敢的牧人  
相擁在一所舊木房子中，夜夜  
傾聽着隔鄰的羊聲咩咩  
以肉身，以激情  
相信熱烈相愛總可以抗拒祂的來侵

## 子夜的雨水

林江楫

子夜一場雨水  
自遙遠，遙遠的年代  
混和着愉悅的音韻  
匯成滾滾江流，以洶湧的姿勢推起  
千層浪花。這時  
我朝向南方的窗，開始思索  
生命的生長和毀滅  
還有存在意義等等問題  
（遠方，天的另一邊  
有座空中花園……）偶然昂首  
一排嚴律的戰士，緩緩舉起長鎗  
在遠方……

所有的葉子紛紛飄落  
訴說一種莫名的空虛與悵惘  
不會有人在一顆乾瘠的果樹下，說：  
「二十世紀是個偉大的年代……」  
當子夜的風帶來煩躁與不安的訊息  
一隻蝙蝠斜掠而過，也許  
午間一場新雨過後，所有嫩芽將會顯現  
並且快速成長

快速長大，豐碩而結實  
當新有聲律皆靜止  
有一種和諧的，愉悅的音韻，輕快地  
綽約地迴旋而起

子夜的雨水  
因過於負荷  
而終重重敲落空盪的庭院  
隔著雨簾，面向南窗我繼續思索  
生命的生長和毀滅  
以及存在意義等等問題



# 錯 誤

川 楊

很黃昏  
處處盡是夕陽  
從啓開的第一頁往下走  
那該是一首  
濃得化不開的七絕  
剎那的夕陽  
該遠勝於  
一夜的星光  
而敲散在天穹的  
星窗  
仍無憑的  
湊成一長串  
美麗的錯誤  
夜是無限長  
不眠的眼神  
到底要種下多少把烈火  
才能換回另一次的  
重生

# 釀 一 缸 酒

欣 可 程

這種情  
我是有的  
藏在心靈最最深處  
像釀一缸酒  
隨時光加濃加老加香  
至今仍未開封  
有一天若我把身世告訴你  
把酒意傳給你  
你會不會薄醉  
能否如李白一樣  
執筆寫詩  
或許你底酒量戰勝  
我濃濃的酒意  
你不醉  
我不多情



# 怪誰？

草人

某日傍晚，在友誼商店的文具部，我正翻看着一本攝影畫報，無意中目觀下面的一幕。一男一女，莫約廿來歲，一同踱到擺放雜誌的書櫃，只聽那女的說：「『蕉風』出來了。」

那男的似乎聽不清楚，問道：「甚麼，誰出來了？」

女的白了他一眼，拿起一本『蕉風』，對男的說：「我說，八月號的『蕉風』出版了。」

那男的哦了一聲，聳聳肩道：「我還以為是甚麼，一本新雜誌而已嘛。」

那女的搖搖頭，皺起眉道：「你沒看過『蕉風』嗎？」

那男的答道：「沒有啦，大學的功課這麼難，我那有時間看這些閒書？」

女的反駁道：「甚麼『閒書』？『蕉風』是本文學刊物啦。虧你還唸文學系，還寫文章，竟然連『蕉風』也不知道。」

那男的紅了臉，辯道：「哎，這怎能怪我呢？市面上那麼多書，我又那麼忙……。」

女的似乎有點不耐煩，截口道：「好啦好啦，不說了。」就背過身去翻看手上的『蕉風』。

那男的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對女的道：「我們不要鬧意見好不好，我才第一次約妳出來咧。」

那女的看他一眼，又繼續翻看『蕉風』。

那男的用手撥一撥掉在額頭的幾絡髮，滿腹委屈的樣子，默站在一旁。

良久，女的抬起頭問他：「幾點啦。」

「六點五十分了，電影快開場啦。」男的看手錶答道。

「走吧。」女的拿着一本『蕉風』，去櫃台付錢，那男的默默跟在後面。

他們下樓去了，望着兩人的背影，我的腦海中迴盪着那男的話：「這怎能怪我，市面上那麼多書，我又那麼忙……。」

唉，該怪誰呢？

## 寫詩，是悲哀的事

老杜

寫詩，實在是件悲哀的事。一位朋友，寫了近十年的詩，竟對老杜發出這種感嘆！老杜生平不寫詩，只能算是詩的半票讀者，有時興緻來時，拿起文藝刊物讀讀，看不懂的詩就略過不讀，讀得懂的就高聲朗誦一兩遍，然後也就置之腦後了。

老杜這種讀詩的態度，常被那位詩人朋友批評，但他自他批評，老杜自老杜為之，不為其他，只為不想太傷腦筋，為一首看不懂的詩去猛用腦力，早生華髮，想來不划算之極。可是憑良心說，內心倒一直很佩服那位詩人朋友對詩的執着，近十年，花費了的青春，化作詩稿一大疊，樂此不疲，而他竟也會向老杜說：寫詩，實在是很悲哀的事！

這句話實在對極。數學博士唐文標不是曾說過：「沒有詩，大家還是活得好好的。」可是就有那麼多「傻子」對詩看了迷，為作詩人而拼命寫。老杜佩服那些人的「傻勁」，可是敲破腦袋瓜也想不出，為啥這些人會選擇寫詩？寫詩，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都是「賠本的事。就稿費來說吧，詩人嘔心吐血寫成的詩稿，值多少錢一篇？頂多十來元而已，反觀那些寫小說寫散文寫評論的，洋洋灑灑地一個主題寫它數千字，最少也有幾十塊錢稿費可拿。就投稿園地來說，大馬的中文報章雜誌，刊登時也只是點綴性質而已，除了『蕉風』會大量刊登詩之外，你那裏看得到有個真正屬於詩的園地？就讀者來說，詩的讀者只是極少數的「迷戀」人物而已，像老杜這種半票讀者也不多，實在夠可憐的了。為甚麼詩會沒有讀者呢？沒有讀者，又寫來做甚麼？出版詩集，免了吧，老杜那位詩人朋友，四年前心血來潮，從幾百首詩作中揀出三十首，有意出版一本詩集，而四年後的今天，他的詩集還只是一個未能實現的夢想，他找過好幾家出版社皆碰壁而回，一氣之下就想自己掏錢出版，可是這位詩人卻又比人窮，印刷廠開出的價錢最低也上千元，他只好將詩作往抽屜一塞，鎖起來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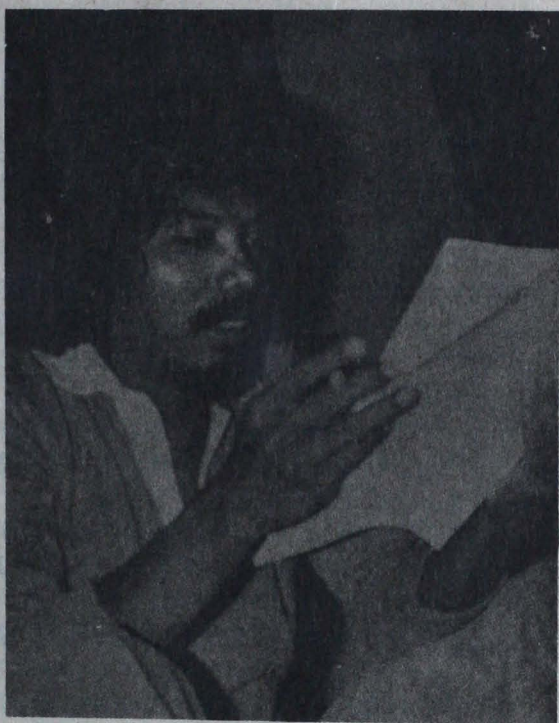
老杜想來想去，寫詩唯一的好處大概就是可得到「詩人」的稱呼，但是詩人卻又是挨最多罵的，甚麼「自鳴清高」啦，「不食人間煙火」啦，「躲在象牙塔」啦……，得個「詩人」頭銜來挨罵，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難怪乎，老杜那位詩人朋友會覺悟地說出：寫詩，實在是件悲哀的事！



# 夫笛拉 訪談錄

克明譯



問：請問您是否可以先談談您的生平以及學習美術和詩創作的過程？

答：一九四一年，我在芙蓉出世，我也記不起正確的日期了。我的母親的工作是縫製宋谷和頭巾。我在離芙蓉不遠的一間馬來小學接受啓蒙教育。一九四九年，我遷移到星加坡。我的父親是一位「香客經紀人」。在星加坡的時候，我才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在那個階段，星加坡對於我來說，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輪船、巴士等等的地方。就在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學畫。在一九五一年，我舉行了首次個人展覽，地點是皇城馬來學校。於是我的父親就把我介紹給幾位有名氣的星加坡畫家，例如 *Si-Mahat*、*Cik Gu Suri Muryani* 和娜斯·安納斯（*Nas Adaas*）……馬來畫家協會每個星期一晚上都在英國大使館舉行繪畫班。在那兒，我學習在六到十分鐘內用彩色粉筆和炭筆速寫人像。我的一幅畫被 M·麥當勞（*M. Macdonald*）買去，當我的父親知道後，他說我的才華一定不小，連西方人士都被我吸引了。他不停的鼓勵我。我在馬來亞大學的展覽裏曾畫過 *Ungku Aziz* 的肖像。那時候他的鬍子還沒目前這麼多。我也有幸認識了阿迪巴·阿明（*Abidah Amin*）、勒曼·目沙（*Lokman Musa*），那個時候，他們正在星加坡求學。

一九五四年，我得到州獎學金，到芙蓉喬治五世中學繼續學業。與此同時，我參加了在吉隆坡舉行的幾個展覽，直到一九五九年為止。那時候，喬治五世中學的牆上掛滿了我的畫。一九六零年，我得到德國的獎學金，到柏林純藝術大學攻讀四年的課程。

問：一九六四年後，您有甚麼活動？

答：一九六四年後，我回到馬來西亞。我回馬後的第一個展覽是在吉隆坡雪蘭莪俱樂部舉行的。那個時候，很少畫家舉行三十到四十幅作品的展覽會，只有兩位，例如賽·阿末·惹瑪爾（*Syed Ahmad Jamal*）和伊不拉欣·胡先（*Ibrahim Hussein*）。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七年，我到寮國、柬埔寨、泰國和印尼遊歷。



問：是甚麼因素促使你到亞洲各國去遊歷？

答：我決定了靠繪畫維生。流浪是我的天性。自小我就飄泊慣了。在柏林的時候，我就從瑞典遊歷到希臘。促使我遊歷亞洲的因素是我對藝術、文化的興趣，以及想要結識亞洲畫家。很奇怪的，其實我在柏林的時候才真正接觸到亞洲文化。在那兒，我參觀了許多博物館，它所收藏了許多中國的陶器，印尼的峇迪畫等等。那時還年青，那裏懂得這麼多。許多在亞洲看不到的東西，我們在那兒都看到了。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是我的最多產的時期，我採用了種種形式來創作。

問：您甚麼時候開始寫詩？

答：約是一九六三年到六四年，那時候我還在柏林。我的詩創作都是以馬來文寫的。

問：『湄公河』很受群眾的議論。通常他們把這首詩和你的名字連在一起，您認為最初寫這首詩的意義是甚麼？

答：把這首詩和我連在一起並沒有任何不妥，因為它是我的作品呀。在這首詩裏，我表達了對河流，以及亞洲人民的寂寞與無助感。很巧的，這條河流名字叫湄公河，所以很多人把它和越南戰爭連在一起。我個人一開始就沒有要描寫戰爭的意思，只是着筆於該條河而已，更巧的，湄公河婉婉流入寮國。不管是不是，有一些人說這首詩是對越南戰爭的一個預言。對一個寫作的人來說，最先構思的只是環境所引越的思潮。我把湄公河當作亞洲人民飽受磨難的象徵，都沒有想到戰爭，如果有人要把它和那場戰爭扯在一起，也沒有甚麼不可以，因為詩有很多個層面，不是嗎？有一個人甚至認為這首詩很性感。我說那很好，至少證明了他是個有創造力的讀者。所以我這首詩適合所有階層的讀者吧？

問：在六十年代末期，您組織了「自然之子」(ANAK ALAM)，請問您的靈感來自何處？

答：其實說不上甚麼靈感。在那個時候，吉隆坡有幾位才華橫溢的年青畫家，他們沒有機會接受正式的繪畫指導，他們對自然界都很嚮往和喜愛，他們繪畫的題材多數和大自然有關係。組織這個「自然之子」的好處很多。它就像一個藝術的工作場或製作廠，正如文化、青年及體育部有一間空置着的建築物，我們的會址就設在那裏。因為我比較年長一點，我被當作哥哥。每個會員不受拘束的進行他們的創作，也沒有一個特定的課程。我們只是在生活中，追尋自立以及分工合作。目前，我看到這些有才華的年青人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問：這麼說來，您並無意製造或領導一個繪畫潮流？

答：是的，沒有。

問：有沒有一種哲學，例如說琳德拉(Rendra)追求的。他把社會推向重視及享用大自然界，以及嘗試改變我們的生活，以便更和諧的和大自然生活在一起？

答：沒有。我們並無意提倡任何哲學。我們這個組織提倡自由發揮。每一個會員都有自己所長的技巧。我們沒有想過要改變或者追求甚麼。那是個人的事——更正確的來說，應該是各人可以隨心所欲去做。

問：您在七十年代有甚麼活動？

答：我在文學上可以說相當活躍。我進行一些「創作文學」活動，例如和奧斯曼·阿旺('Usman Awang)以及和其他詩人舉行詩歌朗誦會，也與一些畫家發表「雙藝術」宣言。我在一九六九年獲得洛克菲勒獎學金，然後到美國住了一年半。我住在紐約市，並且勤於從事蝕刻與雕刻畫。從美國回來後，我才真正活躍的參與文學活動。



問：在紐約市的時候，您有沒有受到一些影響？因為紐約的情形和六十年代的伯林不同。

答：我清楚了解的是，他們有充足的自由去從事藝術活動。這是我唯一了解到與觀察到的。他們有足夠的自由去追尋任何一種藝術的極限，甚至有些是「超藝術」。例如有一個展覽會並不要畫家作畫！他只要赤裸裸的屹立在畫廊裏。情形自由到這個地步。但是其他藝術仍然有生存的餘地。聽說有人用降落傘從飛機跳下來，然後一面拉小提琴。我也感到茫然，總之千奇百怪就是了。目前的藝術工作者都很喜歡「如果沒有甚麼理想，任何一種都可以是」的實驗。

問：我們回到七十年代去。從美國回來後，您有與其他藝術工作者合作從事藝術活動。您的真正目的是甚麼？

答：我的目的是通過詩歌朗誦會，把詩歌這種藝術帶給社會與群眾。朗誦會與研討會不再只是在禮堂舉行。有時候我們會到海邊或河邊去，舉辦文學日等等。久而久之，這倒成了一種潮流，許多人都到海邊或河邊去了。我覺得和社會緊密接觸有很多好處。我認為詩歌必須朗誦給群眾聽。第一次的朗誦會可以說有相當的歷史性。我們在首都的湖濱公園舉行。每個星期六，這兒都有年青人表演歌唱或舞蹈。於是當我們朗誦詩歌，年青的觀眾開始喝倒彩。這種情形促使我們更加有信心，更決意要使群眾接近詩歌。因為實際上，群眾比較喜歡歌唱以及舞蹈性質的娛樂。

接近群眾的活動持續着，同時也加緊了畫家、文學家和舞台演員之間的聯繫。那是一個起步點。它促成了舞台劇的成熟，尤其在故事背景的創作方面。來自印尼的「巡迴劇團」也帶來了或多或少的影響。「自然之子」不時舉辦臨時性的公開劇場。在理科大學，這種臨時公開劇場更見活躍。所以吉隆坡的藝術活動在七十年代漸漸活潑起來。

問：有些人認為由七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臨時」活動是沒有較深入的目標的。您的意見怎樣？

答：這是很平常的。藝術與文化的早期只是一種遊戲。它是一種沒有因果的遊戲。只是後來才認真起來。有時候太嚴肅了，有些人會因此而感到恐懼！在那個時候這種情形是很正常的，沒有肯定的目標，因為這種所謂遊戲的狂熱必須包括了種種形式。

問：如果這樣，群眾的反應不熱烈並不奇怪了。藝術工作者時常抱怨說群眾對藝術並不關心。藝術工作者是否要對這些情形負起責任？

答：我們不能說是他們的錯。如果他們不能了解我們所了解的某樣東西，並不能說他們沒有興趣或沒有欣賞力。重要的一點是努力邀請更多人一道來參與。

問：有一些人認為在七十年代末期和更早之前，您在「消費人前鋒報」( *Utusan Pengguna* ) 及其他地方發表的詩作更深切的表達了社會病態。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如果是的話，甚麼使您改變了這種創作方向？

答：這就是了。如果以前是個王老五，與社會的接觸並不親密。連痛快的流浪也做不到。結了婚後，有了孩子，我發覺肩負的責任促使我更緊密的和社會問題接近。在七十年代初期，我通過詩歌活動，和群眾相處得比較多。如果在以前，我是獨行俠，一個星期沒有與人談過話一點都不稀奇。在這裏自身問題是次要的，最主要的還是群體生活所引起的各種難題。

問：在印尼，像琳德拉等人於六十年代時期所爭取的藝術創作自由活動，在七十年代伊始，他們就己能將自己的舞台劇、詩歌和繪畫獻給大眾。您各人對這項進展有何意見？



答：這是很自然的。對琳德拉來說，一開始他的詩歌裏就有一項特定的訊息要告訴給社會。他對人民的生活有先知的覺察能力。或者在印尼，對像琳德拉這種人來說，因為社會的推動力與社會上的種種情況促使他踏上這個創作路線。

問：像琳德拉這種藝術家，他有勇氣面對諸如監禁的現實。您對各種態度有甚麼意見？

答：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有一件事必須注意，那就是藝術家、社會與藝術的關係。這裏會引起矛盾，因為有一段時期，琳德拉比較傾向抒情、大自然，他的詩也比較溫柔。但是現在他在詩裏所表達的東西是尖銳的。詩的性質本來就相互矛盾的。有時候他施予，有時候他索求，並且變化多端。有人認為，如果琳德拉有四位妻子，這和他的自由觀念是相對抗的，這也會引起婦女界的擔憂。所以這一切，顯示了一位藝術家在社會中以藝術維生，是充滿矛盾的，而不是靜止的。

問：在五十年代，本地的藝術工作者有一個爭論，特別是文學家。他們爭論藝術在社會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文學。有一派認為是「為社會而藝術」，另一派則提倡「為藝術而藝術」。當基里斯·瑪斯（<sup>1</sup>）領取了今年的文學獎後，他在演詞裏強調了這一點：「……不久以後，我贏得了馬來詩歌獎」。您的意見怎樣？您對藝術和社會的關係有何看法？

答：我個人覺得這兩個看法都應該注意。我們不能說這項藝術純粹只為藝術而已。如果這樣，我們只好在畫室裏靜靜的作畫，沒有展覽，和群眾沒有牽連，沒有訊息，和社會沒有直接的聯系。也不理會有沒有人來參觀我們的繪畫，或者閱讀我們的詩作。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只是為了傳達一種訊息，而忽略了內容的扎實和藝術價值，也是錯誤的。所以必須要有協調，對於我來說，這兩種看法都不應該受忽略，而若要更正確的來說，藝術無論如何都是為了塑造人類思想的。

## 拉 笛 夫 詩 作 四 首

溫  
志  
康  
譯

### 我靜立着眺望榕樹

我靜立着眺望榕樹  
在田邊 孤獨且蒼白  
枝桠上仍然佔有泥濘的污跡

我靜立着 而且從不知道  
強烈的風  
如何把它每一吋的枝桠刮扯到死亡的中心

我靜立着 而且從不知道  
強烈的風  
如何把它每一吋的枝桠刮扯到死亡的中心

我靜立着 一任乾草與魚骨  
在它葉瓣上懸盪  
雨季的潮濕聽來在遠處流過

我靜立着 凝視祖母的畫像  
她的頸項恍似榕樹堅韌的枝葉  
若我移動 葉們就會變成飛鳥



## 陀螺之戲

正當我們陶醉在歡樂中  
你忽然現身  
擠進場中央  
正當我們入神地  
玩陀螺  
你忽然掩蓋雙耳  
你指着天空  
指着猛烈的太陽  
頓着腳  
並且搓着胸  
就像瘋子

今天  
我們才領悟  
在我們的家園成灰之後  
在我們的農作物毀壞之後  
在戰爭結束後  
只因為一場遊戲  
以木和鐵相碰  
以硬和軟相擊  
而我們雙手正粗野與炙熱  
我們心裏正充滿仇恨  
我們看不見  
火舌的恐怖  
不斷攀向天空  
和太陽的光線碰擊

今天  
我們終於明悟  
陀螺之戲  
並不屬於老人  
況且現在也不是它的季節

## 它的厚面紗

一日  
在半個世紀逝去以後  
真理  
在一間巴剎中  
重現  
同時掀開  
它的厚面紗  
一重又一重

看到它赤裸裸  
人們開始發笑  
以為是神經的老人  
一二人吐痰辱罵  
其他人繼續  
買賣

不幸  
沒有一個人  
再認得它  
真理只好重新  
穿上它的  
厚面紗  
一重又一重  
在他隱匿另外半個世紀  
之前

## 細雨從天而降

破曉時分  
細雨從天而降  
携着潤濕的種子  
置放在  
我們的庭園中

隔日  
雨花將在那兒繁殖  
它的根莖奇妙的蔓生  
攀在門上與窗口上  
掩飾了視線

在那一瞬  
我們終於悟解  
細雨從天而降  
是爲了你的命令



# 從日本的大專教育談起

鄭百年

到過歐洲的人，才瞭解歐洲是今日世界的中心；到過日本的人，才會感覺到，日本是今日亞洲的中心。初到歐洲的人，對歐洲的歷史古蹟、物質文明以及今日的科學工藝，會震撼不已；日本的歷史古蹟不如中國，然而，日本的物質文明和科學工藝，不但駕凌於所有亞洲國家之上，而且，一百年內恐怕沒有一個亞洲國家可以追得上。

在東京的地下穿梭來往時，我們感覺到東京似乎比倫敦還要遼闊和繁華——倫敦主要地下鐵只有五條，東京有十條，多了一倍；倫敦郊區的工業雖然發達，不過，東京光是東京和橫濱之間的工廠，就密密麻麻地佈滿公路兩側的任何一個角落。至於說成田的國際機場，橫濱的碼頭和造船塢，東京與京都之間的「子彈車」等等，恐怕就不是英國所能比擬的了。到過倫敦，總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感覺；到了日本，就使人聯想到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的幾句話：「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亞洲除了韓國及新加坡略具日本的朝氣之外，其他的國家，如何比得上呢？

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不過一百二十餘年的光景，即衝出了島國的固有規範，成為亞洲的霸主；如果說這個奇蹟必有原因的話，那應該是「教育普及」四個字了。亞洲任何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大專院校之多、大專學生之衆，應該以日本為第一；明治時代是如此，今日更是如此。日本大專院校之衆多，是人人皆曉的事實；除官辦之外，私立的「野鷄大學」，多得簡直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這些大專，不管是官辦的及民辦的，它們照樣生存，照樣發展，也照樣扮演它們自己的角色，成為作育英才的良好處所。即以我所到過的大學來說，東京大學學生二萬餘名，早稻田大學學生超過五萬名；它們分別代表了官辦及私立的兩所最著名的大學，其他官私大專的學生人數，大概可以據此推想而知了。亞洲其他國家，有如此龐大的大學

生嗎？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萬餘名，北京大學學生據說還不及二萬，韓國最大的民辦大學——嶺南大學，也不過二萬名學生而已。其他各國，不但大學生少之又少，大專的數目更加稀少了。有些地區的大學，甚至被冠上「貴族的」、「工農的」及「特權的」等雅號，成為社會的另一種階級，學生尚未畢業就被派定身份，自囿於芸芸衆生之外。

大專教育的概念一定要改變，國家才會進步和起飛。亞洲許多國家，把大專教育當作製造少數高高在上的「精英份子」的事業，成為達到上層社會的進階，因此，這些國家限制大學的數量，限制大學的名額，限制大學的發展，也限制大學的創辦，使大學教育成為少數「精英份子」享有的特殊權利。飛臨日本，參觀這裏的實際情形，才知道日本所以進步、亞洲若干國家所以停滯不前的緣由；也逐漸了解，亞洲若干國家一定要改變大專教育的概念，才能夠追趕日本，不讓日本專美於前。

說「大專太多，將增加大專畢業生的失業率，危害社會安寧」，說「大專辦得太多，大專水準將下降，大專畢業生將不值錢」，甚至於說「大專畢業生不需要太多，我們的社會容不了」等等，似乎都是值得重新考慮的說法。為了國家的進步和起飛，大專教育應該開放給所有的人士，讓社會人士共同分享，成為中等教育以後不應忽略的一環，也成為社會上所有人士最基本的「最低學歷」。到了那個時候，國民知識水準提高了，不但各種是非真偽能夠自己明辨，政府推行各種政策和計劃也易如順流行舟，更不要說外來知識的吸收、傳播和改進，以及專門學問的鑽研和探討了。也許只有達到那種水準，「自由民主」的擁護才不再只是政府的工作，而是所有受過大專教育的社會人士自動承擔的共同責任。一個開放的、自由的和安全的社會，於是乎就逐漸形成了。

大家都有知識和辨斷能力，誰還能愚弄誰？誰



還能欺蒙誰？一切是非真偽都「一目瞭然」時，誰還敢扯謊？誰還敢隱瞞？外來知識可以吸收改進，專門學問可以鑽研探討，社會國家怎麼不會進步和起飛呢？甚麼禁忌、隱諱，都可以撤除，因為那是個開放的、自由的和安全的社會。你到倫敦海德公園聽過那些自由人士的演講會嗎？只要一張小木凳，使你站起來可以讓週圍人士「瞻仰」到你，你就可以演講；除了英國皇室，你愛講甚麼就講甚麼，你可以大聲抨擊民主自由，你可以高調宣揚共產思想，你也可以怒責婦解運動或當今世界任何偉人。如果大夥兒聽從你，準備追隨你向左或向右轉，那也是「大勢所趨」「人心思漢」，因為那是群體通過「理智」深思熟慮後決定的，用不着反對，也反對不了。

就亞洲今日各國而論，大專畢業生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應該是日本，其次是台灣和韓國；大學生多，不但表示這個國家的知識水準提高，也表示這個國家能夠很「自由地」「靈敏地」接觸外來的知識和技術，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家自然進步神速。我們應該承認，開放的社會比封閉的社會好，自由的社會比滯塞的社會優；只有國民教育水準落後，才容得下一個封閉、滯塞的社會。

同是一間大學的學生，即使是同一班同一屆，也有良莠不齊的差別；大專院校多了，這種參差不齊的現象當然更加顯著，成績優良的學生，或許著名大專的畢業生，按理應該比較「吃得開」；成績略為遜色，畢業自比較差的大專的畢業生，大部分只能獲得次等的工作。似此學歷和工作的「分配」，是一種極其自然的現象，用不着事前憂慮，更用不着事後加以干預；因此，說「大專辦得太多，大專畢業生將不值錢」，不但是杞人憂天的論調，也是無心提高國民教育水準的託辭。

遠古的時候，知識是貴族的特權，只有貴族子弟才有權利接受教育；孔子是第一位把知識「開放」給平民子弟的教育家，通過他的努力，知識才「下放」到民間去。今天，就亞洲各國而言，絕大部分都已經推行國民小學義務教育的制度，有些地區甚至於把這制度延伸到中學去，藉以提高國民知識水準。參觀了日本的教育後，深感大專教育的概念必須改變；為了國家的進步和繁盛，大專教育不應該權利化、特殊化和貴族化，它應該是絕大部分國民一部分的教育。知識如果能夠被正確及充份地認識和使用，我們實在不應該恐懼知識的普及化及平民化；只有知識被權利化、特殊化及貴族化，知識

才會被蒙蔽、誤用和歪曲。在一個知識被蒙蔽、誤用和歪曲的國家裏，試問國民知識水準如何會提高？國家又如何會進步和繁榮呢？知識是真理，不是神秘的事物。

除了日本，這幾十年來的韓國和台灣，也在積極地推動大專教育平民化，官辦大專固然多，私立大專也如雨後春筍；惟其國民知識提高了，國家才一日千里，成為「亞洲三隻虎」的兩隻（另一隻是日本）。「我們的社會容不下太多的大專畢業生。」「大專學生不值錢。」「大專學生危害社會安寧。」……真有此等事情嗎？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英國除劍橋、牛津及倫敦等著名大學之外，還有一所很著名的 Open University；這所大學，即基於「大專教育平民化」的概念創立起來。任何人士，不分民族，不分年齡，也不分學歷，只要有興趣進修，符合入學資格，即可註冊為學生，通過電視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攻讀任何學位。你說該大學的學術水準降低嗎？沒有。你說他們的畢業生影響了其他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嗎？沒有。你說該大學增加了大學生的失業率嗎？沒有。這所「開放大學」的學生，大部分是事業有所成且上了年紀的社會人士，他們有感於知識之不足，甚至於有興趣增加其他的學識，所以才註冊為學生，攻讀學位。試問，像這樣「為知識而知識」的大學，對社會國家的水準的提高，是有多麼大的「直接的」貢獻。誰敢說只有年輕人才可以讀大專？誰敢說上了年紀的人不配進修？我相信，在社會上做了幾年工作後，有感自己學識不夠的「上了年紀」的人，如果他們有志進修的話，恐怕成績不會比「年輕小伙子」遜色。為這些「上了年紀」的人提供進修機會，使他們提高學識，就好像一個人已經上了船，你再送他一把木槳一樣，是對社會一種「學了立刻就派上用場」的貢獻。要社會國家起飛及進步，這是一條很理想的途徑。

第一次的教育，未必完全能夠應付工作；第二次教育的提倡，實在有其意義和價值。有了一次的工作經驗，再到大學來進修，一定能夠對他過去及未來的工作「前後都照顧得到」，等於是對國家文化水準的直接提高。對年輕人如果能夠全面地提高他們的教育水準，對「上了年紀」的人士如果能夠儘量為他們提供教育的專業訓練，那麼，套用一句廣府話——唔進步都係幾難呀。



## 人際與鳥幻

梅淑貞

錦忠曾戲稱他的小說為「客串」。何謂「客串」？原來蕉風每月都缺稿，尤其是小說稿，他主編的時候如此，現在也一樣如此（李兄那天才笑說鬧稿荒是蕉風的「頑疾」），為了填滿空頁，主編不得不湊上一腳（角），寫一份，此謂「客串」。

但錦忠對他的小說是認真的，不能單以「客串」視之。透過書中收錄的十三篇短篇小說，作者一再向我們表達他所要載的道。當然，「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他並沒有向我們明明白白的道盡其意，而是以相當程度的象徵手法曲折的演譯出來。或許我們可以根據兩個比較顯明的主題，將十三篇小說中的「道」代以講解一番。

第一個主題是有關『鳥幻』的象徵意義。「鳥」這個形象，曾經一而再的在三篇小說中以類似主角的姿態出現，我們難免會問，為何作者有此「做鳥之摯真」？作為象徵之物，為甚麼一定要選擇鳥，而不是魚，不是龍，或其他東西？答案也許可以在這幾篇小說中找出，且讓我們細心的找一找吧。

『白鳥之幻』是三篇直呼鳥名的最早一篇，從主角的身份看，方瓦也是三人之中最年輕的一個。為甚麼他有「做不完的白鳥幻想」？因為他「討厭極了他在底層的課室」，「他被困壓的感覺越來越重」，所以他極度渴望飛鳥的自由，在天空中雲遊的自由。他的幻想是，「所有的鳥都該絕不妥協的在天空中飛翔」，而他的願望則是：「我要把所有的人都變成鳥」。但並非所有的人都願意做鳥，他們都患上流行感冒去了。連方瓦的媽媽也嘲笑他的鳥畫得不像。最後，在黑暗中，「黑鳥白色的眼珠逐漸隱沒」，白鳥始終沒有出現。而人之鳥幻的理想，還是敵不過現實的黑暗。不過他還很小，還可以「發揮他額外豐富的自由想像力」再過一些時候，他還能「在某區某路的某間冷氣房獨善其身，聽主任吩咐畫甚麼便畫甚麼了，那時候，連夢都沒有了。」

『山鳥·鼠鹿·鱷魚』可以看作是『白鳥之幻』的續篇。在工業區當畫插圖員的薩冷，童真時代的鼠鹿與鱷魚童話，對他來說，都已經不存在了，所以他畫不出牠們的形象，只能畫出「一個噴着煙的煙囪」。他已經失去了舊時豐富的想像力，在畫不出時竟然想到「明天找本舊的課本來參考就行了」。直到兩年多來他第一次看到有隻山鳥出現在屋頂，才喚醒了某種記憶，由『十三種看山鳥的方式』想起從前純樸的鄉居生活。現在的薩冷已不再自以為是聰明機智的鼠鹿，因為鱷魚是確確實實的存在，他已知道如何讓自己「有某種程度的安全感」的存在着。縱使山鳥出現了，牠已不是從前那年輕的白鳥，而是看來是「無足」「無翼」「沒有飛翔的本能」的倦鳥。

把鳥幻的象徵意義更推進一層的，是那篇『十三藍鳥與秦沫』的「科幻小小說」。有趣的一點是，「十三」這個數字，是不是來自『十三種看山鳥的方式』？年輕的方瓦



喜歡做鳥幻的白日夢，但在現實裏沒有夢想成真的機會，而秦沫卻通過一篇科幻小說把這夢想實現，在一個「聖地與樂園的星球」，「他與十三藍鳥的結合體終於成形」，竟然還會產生「我是鳥人」「我是人鳥」「我是人的更高境界，還是鳥的更高境界」其至於「我是我」或「我不是我」的疑問。最令人驚奇的還是秦沫的結論：「我除了是我再不願是甚麼。所以我才到這個星球來」，真的，這句話似乎把鳥的托喻意義推翻了，「我在學校接受的文學訓練無法使我看懂秦沫這篇小說」。我們也像秦沫的讀者一樣，產生同樣的疑問：「他為甚麼要寫這篇科幻小小說呢」？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張錦忠為甚麼要寫這篇寫秦沫寫科幻小小說的小小說呢？去年我曾經開他的玩笑，笑他是波赫士在馬來西亞的「忠實信徒」，或許，我們可以把『十三藍鳥與秦沫』看作是波赫士似的「虛構小說」，而小說的旨意，也許可以從「一切在黑暗中化解」「一閉眼，我看見自己坐在黑暗的岩石上，十三藍鳥的幻影飛出」中找出線索。

『草地上的鞋子』寫哥兒倆因為成長而結束了他們「在同一座世界裏相濡以沫」的故事，淡淡的文字，自有其動人的力量，是錦忠特出的「早期」作品之一。人總是要長大的，「而不管草鞋或布鞋或木屐或拖鞋或皮鞋或警察腳上的硬靴，總得踏開腳步走下去」，語氣樂觀而肯定，而『輕舟』與『神話向晚』這兩篇「荒謬劇」，寫的也是成長的故事，卻是幻滅了的神話。正如阿寧的「成長是沒辦法抉擇的」與阿棉的「你只好繼續把足印踩下」，「那是生命成長的延續」，說出了大多數人在理想敵不過現實時對生命的妥協態度；連那個從前曾被「某些東西，吸引了他更積極投入另一個鍊爐」所以才不把男女私情放在心上的費獨庵也妥協了，他「在洪水浩劫之前就無助地動搖了」，他們都這樣的容易捨棄，難怪伊銀娜埋怨說「未免要令人失望」。是的，生命中總有某些東西無論如何是不能輕易放棄的，因為人只活那麼一次，「死了就是死了」，再也不會再有第二個機會，所以追求新生的希望，應該是一顆不死的麥子。可是十年後北歸的「費獨庵的心像一片謐靜的平原」，從前的「激憤真像童話」，人人都說鍥而不捨的追求是痛苦，難道輕易放棄就一定快樂嗎？而「車廂拖過軌道的沉甸聲」，不只費獨庵一人聽起來格外響亮，對於那些準備捨棄理想的人們，相信也會一樣的被其悚然一驚吧。

「錦忠的朋友」宇禾先生曾寫過一首題目叫做『人們』的詩，其中有兩句是：「在黑暗中原無以記取甚麼，人們做愛一如熱愛一個理想的世界」，這其中所包含的希望與絕望，我想可以作為錦忠其他幾篇寫男女的人際關係小說的註腳。『花月』中的花月說：「在午後的陽光世界，我們似乎把事情做得很糟」，幾篇小說裏的情人，他們的激情都似乎只能活在黑暗中，只要燈一亮，或太陽一出來，一切都灰飛煙滅，隱隱的回應了宇禾先生的那兩句詩。『只有天際的星星』裏的黎夫對「美麗的沈照鳳」動情是在沒亮燈的闇黑中，天亮了牠就要回去了，而『賈逸蓮的雨季』中的戀人相愛在淅瀝淅瀝的雨夜中，潘一走，賈逸蓮的雨季也過去了，「因為他終於離去了」。錦忠筆下的人際關係，總是那麼的冷漠，像『浮沙和水和浮沙』中的袁別，把女人的聲音關在門外後，想起昨天的一切，「只是一些砂粒」。這些毫不動情的描寫，或許代表了作者對人際的看法，就如阿寧所說的「每個人都是一座孤立的城堡」即使有些「心靈間的距離短得不需橋樑而能交流」，如費獨庵與伊銀娜，可是他也放棄了。『飛鴻踏雪泥』中的石紹均，也是個輕言捨棄的人，「於是他日漸成為消極主義者了」，因為他不再追求，他愛的女孩，他也「永遠失去她了」。讀者不妨把這種「獨善其身」的「消極」和十分年輕時的方瓦所相望的「所有的鳥都該絕不妥協的在天空中飛翔」比較一下，看看長大後的方瓦到底改變了多少。

上面所提到的種種低調的姿勢，在熱烈追求生命的人看來，是有理由覺得擔心的。人總是要長大的，但成熟的代價不一定是非要犧牲熱情不可。『瘦離者』中的方謹鴻「看到行動與參與的快樂與激情」，可是他的問題是：「可是參與行動背後的原動力呢？」這原動力，應該是來自對生命中某些美好的東西的追求。無疑的，在此地文壇上，『

白鳥之幻』將是本獨特的小說集，但我們也希望，錦忠日後會以更大的同情與溫情熱情的繼續寫他的小說。



# 爲了一塊完整的三明治

張貴興

## 跋「白鳥之幻」

### 壹

超現實的張錦忠，要出一本超現實的小說集。

### 貳

一九八一年的春節，張錦忠赴台，埋首窗下六個月，準備參加超現實的大學聯考。他說：這是孤注一擲。他錄取了。超現實的賭徒。超現實的孤注一擲。

### 參

一九八一年以前，他是「蕉風」和「學報」的編輯。他在瓦簷上獨踽，他在黑夜裏行走；獨踽在徬徨和出手之中，行走在魑魅啾啾的馬華現代文學域土上。他隱形於張瑞星和張愛倫的名字中。誰是張錦忠？

### 肆

超現實的隱形俠。拔劍。殺。到。台灣來。  
閃閃！

### 伍陸柒捌

不要激動。我出手不比你慢。我是一篇「跋」吧？  
「序」可以登在前面。  
「跋」是壓軸戲。「序」由我寫。  
中間是甚麼？  
我的小說。  
三明治。  
文學與麵包。

### 玖

張錦忠的詩很超現實，劇本也超現實。這麼說，他的小說也應該超現實。我也來一篇超現實的跋。

### 拾

我沒有看過張錦忠的小說。

## 人間叢書 ③

## 白鳥之幻

張錦忠（張瑞星／張愛倫）

定價：馬幣四元正

人間出版社出版

郵購處：

Penerbit Homo Mensura  
8, Jalan 14/34  
Petaling Jaya

## 風訊

●自白先生刊登第一首現代詩在「學生周報」上，爲馬華文壇埋下一顆文學的新種子，至今，現代詩在馬華文壇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二十幾年的時光，嬰孩已成長爲可以自立的年輕人了，以這個比喻來形容馬華現代詩，雖不全中亦不遠矣！詩，在文學史中一直是主流之一，而小說家王文興曾比喻詩爲「貴族的血液」，並建議在小說中灌注「貴族血液」，可見詩的價值和地位是不容抹殺的。馬華現代詩從葦路藍縷、風雨飄搖之中渡過了二十幾年，間中出現了不少優秀的作品，馬華詩作者對馬華文學的貢獻，無論在質或量作比較，不可否認都高于其他文類。然而，不可諱言的，馬華現代詩時至今日，仍深受台灣現代詩風的影響，雖然說文學是不分國界的，但每個地區總有每個地區的文字，有自己的特色，我們需要的是創新，是關注本地、反映我國生活現實的作品。從今天起，大家一起來努力吧。

●「蕉風」每年都會推出「詩專輯」，這期的「詩專輯」出現了不少新名字，是令人欣慰的事。我們希望看到馬華文壇有新人輩出，也希望看到老作者能夠緊握著筆繼續寫下去，舊人新人一起來耕耘這塊豐沃的園地。



# 余斯福其人其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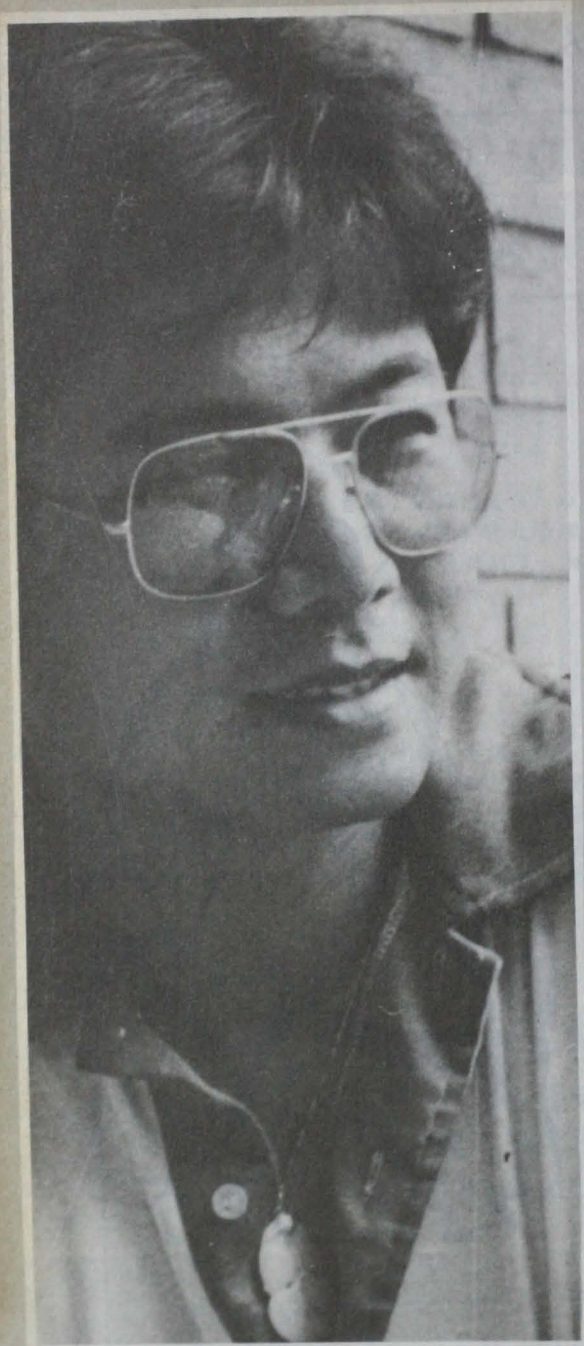
• 鄭君 •



美術版

芙蓉花  
目光如電





我認識斯福是一九六五年的事。那年杪，正值他離開學畫於斯、工作於斯各有三年的星洲，返回馬來亞。雖然，我們是新相識，但對他那份單純隨和，以及在畫藝上的表現力、技巧掌握力和高超的見解，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經過十多年的交往，只覺得他給人一種與眾不同的感覺，眼見許多比他遲畢業回來的同學，舉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畫展，各社團主辦的有獎無獎畫展，都不見他大作參與其盛。在畫展開幕禮上，倒常發現他的踪跡，問是何因？他總謙遜地說「久不動筆，頭腦生鏽啦！希望藉此機會揣摩別人的畫，學習人家的長處。而且又能碰到許多朋友，可以聊聊保持聯絡。」其實自六二年美專畢業迄今，他的藝術造詣，舉凡篆刻、書法、國畫都有驕人的成績。從他的解釋來看，可以體會到此人並不重視虛名。以我本人經歷，直接間接聽過他大名的，實不乏人，尤其欣賞着他的畫，談論着他的為人，他們都會感嘆道，畫非常好，名字非常熟，卻緣慳一面。殊不知他往往就站在他們當中。

斯福雖不喜歡搞畫展和參加各種活動，但不表示他就與畫展完全脫節。以個展論，早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曾舉行了首次個人作品展覽會，這剛好距他畢業美專整整十個年頭。他舉行個展的目的，據說為報答他母親的栽培之恩，能顧及他的興趣送他出星學畫。其次為答謝他老師施香沱先生的諄諄善

導，在美專三年和畢業後，對他的關心照顧。其三，就是希望把十年來的作品請教於社會前賢，好讓自己的東西聽取批評。所以，這第一次的個展對他來說是意義重大的。

由於一路來他的作品都具高水平，相應的也換來佳評如潮。從那次作品看出，他過去是如何在金石書畫上打下了一個極其穩固的根基。寫來得心應手，佈局靈巧，用筆達練，金石上刀法兼漢銅至近代大家的風範，粗中存細、鈍拙古樸、刻畫端莊、構思雋永，技巧全面化、人物走獸、花、鳥、蟲、魚無一不神形韻味具備。



接下去同年十二月北上檳城，又開了一次個展。七年後一九七九年爲其教會之甲洞福音堂舉行了一次義展，籌募建堂基金，成績斐然，在馬來西亞教會史上開風氣之先。並且再次讓人欣賞到他那獨特和題材廣泛的風格。

只可惜他總不能稍爲放下工作，多挪出些時間放在畫藝上。我國名畫家李家耀、鍾正山、張耐冬、莊金秀、作家姚拓諸先生就曾不止一次在人前對他的作品推崇備至。同時，也惋惜他的中斷下來。他們表示，如果斯福能不停創作、探討，今天的成就又豈止如此。

很明顯的，我國國畫壇上今日存着三股不同繪畫的風格。常見的該推鍾正山的瘦勁、枯乾用筆。第二種恰好相反，是黃崇禧和葉逢儀的肥厚。第三類則推斯福的圓渾、滋潤，正是兩者中的中間派。

正山的風格，因他早期服務教育界，後來又創設學院，桃李滿門，自然畫壇上多呈現他的一體。他老師陳文希又是嶺南的範疇，所以他的畫，多少含有高劍父、奇峰仲昆的筆意。黃崇禧和葉逢儀的畫風較爲接近，厚碩有加，肉重血飽，鈍鈍圓圓，予人福相凝和，也自成一格。可是斯福卻承受了徐文長的飄逸，八大的灑脫，趙之謙和吳昌碩的沉厚、富麗及任伯年的變化靈巧，而又自成一體。

我總認爲今天在馬來西亞，無形中鼎足而三的存在這三種不同又深具影響力的畫風，以至後來者都籠罩在他們影子之下。斯福並不諱言美專三年就是他一生學習過程中最用功的時期。畢業後還是那麼起勁，努力不懈地作畫。他說初到星洲，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又迷了路，但往後的日子裏，多靠一雙腿到處鑽，去寫生。除了上課，放學回來必先磨墨，午餐後即不停畫畫，或作篆刻，或練習書法。假期回馬，保持不斷，早的就六七點收筆，遲則往往到凌晨。那時無人干涉，要畫要睡，全憑自己意思的濃淡和精神是否支持得來。同時遇到好房東，不對他作任何限制。斯福坦言，他不歇的作畫，主要是母親的支持，還有老師的鼓勵，在在都使他

有種無形的催迫壓力和責任，非用功不可。當時，美專同學間又存着激烈的競爭，在他們學習上更可說是一種求取進步的原動力。

美專時期的斯福經濟很差，無法自置畫冊，常向同學借閱。由於向人借東西不易，所以他非常珍惜時間，下足了精力去研究有關作者的佈局、變化、用筆調色等特長。

對他的學生，他常引據一些事實，來強調過去的學習經歷。例如看到吳昌碩那一筆由樹根至頂的筆法，一氣呵成；他就捧着畫冊在思考吳昌碩是如何畫出這種效果來？這筆是從上而下呢？抑或由下而上？至末端時的破筆又是如何形成？看起來總是那麼雄渾有勁。許多人喜歡用取巧的方法把紙張弄皺來達致這種效果，若以趣味言，尚可偶然泡制一二張，多了就令人覺得方法用老而失去自然美。這種方法還有一個毛病，某些部份不應有這種效果，偏偏它又無可避免的出現，爲了研究那一筆的關係，結果捧着畫冊坐在地上呆思半天不覺得累，那一份熱忱和求知慾支配了他的思想進入忘我境界。

學生時代的生活總是寫意的，偶遇挫折或經濟的困難均不能阻止他的繼續努力。他和施老師非常接近，每星期三，他的老師都在興亞小學等他，（施先生除任美專的國畫系老師之外，亦是興亞小學校長）然後師生倆留在學校閒聊，或步行至女皇道對海暢談，或去牛車水的書攤買書。逢禮拜晚，斯福更上芽籠老師的家，不到老師催促，總不肯回家。「美專三年，朝夕過從如父子家人……」。這是施老在墨瀾社作品展覽會上爲斯福作品的題跋。他們師生關係的密切，由此可見一斑。

施先生不止一次對他說：「南來廿多年，在美專，也超過廿載，前後只得三個學生。第一個日治時期大檢證被日軍拉去殺害了，第二個黃崇禧如今升學台灣，第三個就是你了。我希望能找到一個繼承我所學的人」。過後斯福未能全面向藝術發展，爲生活轉向實用美術謀取一日三餐，所以他常說辜負



了老師的一片心意而負疚不安。畢業廿年，仍耿耿於懷。

在校時期經濟那麼困迫，施先生常三二元塞在他袋裏，又買些紙張給他，帶他拜訪當地名家，如金石、書詩名宿黃載靈先生、詩人謝雲聲、畫家范昌乾、陳人浩、書法家陳景昭、劉楚材、劉抗等，都是一時俊傑。又常把臂同遊植物園、新山動物園寫生。不然，在家翻閱金石書畫冊等等；雖然他未能繼續跑向藝術路線，但縱觀斯福今日的水準和成就，也略可補償他老師當日一番栽培了。

斯福雖不活躍畫壇，但他那種潛在的影響力在本邦是股不容忽視的暗流。只要他的作品展示出來，都令人有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的畫由早期摹仿各家各派的方法呈現了不同的格調，到近年來能匯合貫通一體。並由早期學生時代只懂一味粗枝大葉、專求豪邁氣魄，到現今的細膩。由重墨色至色彩斑斕。從只重表面的表現，到小心經營。動物眼神的刻畫與專攫取飛禽走獸的姿態。高難度表現，和神韻的浮躍畫面都極盡其能，務求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

斯福常說，放眼今日中國畫壇人才輩出，風格顯著改變，完全以新面目見世，就發覺自己的落伍，而感到心驚肉跳。因此，很想能從為三餐奔忙中抽多一點時間來充實自己，否則勢必有被淘汰的一天。

這就是斯福的典型作風，說話坦白，直接，不避忌被人譏笑，言內心之所言，不掩飾心底的隱憂，也不強裝一派老大至尊的樣子故作鎮定。我認為做為一名成功的藝術工作者，除腳踏實地、不停耕耘外，更應具備自我批判，自我檢討的精神。否則亦落個固步自封、作繭自縛的境地，糟塌了當初學畫的目的和所下的一番苦功，未免太可惜了。

斯福除白天有自己固定工作外，平時教學生繪畫，如果回溯他收徒教畫的歷史，已有廿年整。雖屬私人性質，卻不可謂不長。他透露以前的確私心

很重，許多同學公認他的國畫最好，且喜歡磨便墨舖好紙請他動筆。為了怕「功夫」被人學去，雖畫了也是一揮而就。可是慢慢的被他識出一個道理來：如前人不把這些優秀傳統遺留下來，著書立論把心得記錄公開，又豈能傳到我們？我們既承受了前人的經驗，又不肯與人共享，不但自私，更是個文化罪人。加上在星，他常看到下如某某協會，上至國家主辦之畫展，西畫必擺正大堂（當時許多畫展多租用維多利亞紀念堂展出），國畫則被陳列於副室，顯得孤寂、寒酸、可憐。一次回來渡假，適逢吉隆坡有畫展在英國文化協會展出，縱觀全場，中國畫只得三兩幅，且安排掛在小小的柱子上，這些都給他一種悲憤的感受。自此後，他立定心志把自己所學完全教授出來，負起發揚文化的一份力量。把內心的悲憤化作一分熱、一分光，不但完全消除私心，還極盡細心之能事，來傳授畫藝。他常說身為華人，就有責任把華人文化傳揚開去。這份抱負何等長濶高深！他教畫甚至倒貼車油，亦樂意為之而不疲。

這次斯福來找我說「師生展」將屆，蕉風趁機介紹他和幾位學生之畫，要我替他執筆為文。他說和我來往多年，對他最是清楚。因此非由我老弟來寫莫屬云。我鑑於讓人讀他的畫以前，先認識他的過去和學畫過程，這樣對欣賞他的作品必有很大幫助。同時那些已逝的經歷，一般藝術工作者可作為參考借鏡。拉雜談了一大堆，只怕猶未搔到癢處。

據說本文被刊出前，斯福決定今後盡量恢復在畫壇上的活動，並致力提携後進。尚未找他對證，如果消息屬實，將是大家的眼福不淺。也可說為本邦藝壇注入興奮劑，為國家文化隊伍編織一批生力軍，在此預祝他們「師生展」成功。

（一九八二年九月五日於墨園）



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踏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卻有晴

白居易  
 長恨歌



國朝見世唐詩歌集



器故鼻自乃昇降一也

鼓八而器兩鍾鼎

其得在考

名之作也  
 此乃八二  
 年七月十九日  
 在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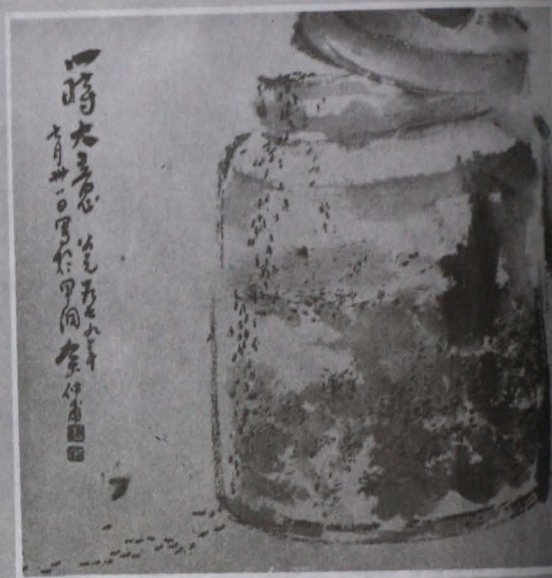












美術版

獵物  
欲撲  
一時大意  
八月十五桂花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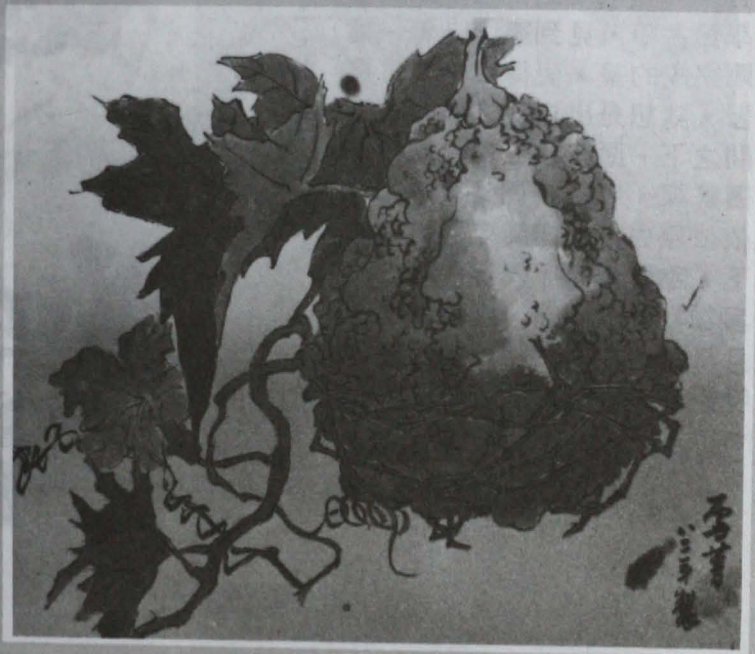
# 余斯福師生畫展

「余斯福師生畫展」舉行時，蕉風亦配合着刊物介紹我和幾位同學的作品。在這兒我要感謝蕉風出版社和該社美術版負責人陳惜耀君的這份熱忱。

說起從第一天教畫開始至今，已經有廿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其實並沒有正式或「大規模」招生，有的只是三幾位有興趣的學生介紹一個個的到來。直到去年受邀在八打靈白石箏畫苑教授中國畫，才算是從私人性質轉到公開的階段。一般上，像這類業餘的習畫情形流動性都很大，學生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所以一直都沒有師生展之類的想法。

朔琦成是我的學生之一，目前還是某美術學院的在籍學生，他對畫畫興趣特別濃厚。這一次是他建議來個師生畫展，結果「師生展」就這樣誕生了。這裏所介紹參與展出的同學有的是會向別的畫家習畫多時，有些則是學了一兩個月停了又繼續再畫，還有家庭主婦、任職於商行的職員。雖然，他們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和職業，可是，興趣卻是一致的，而且還很勤力。就先由朔同學開始談起吧：

\* 朔琦成：他現在仍是在籍的美術學院學生，課餘亦在白石箏畫苑兒童繪畫班擔任陳美霞老師的助手。他還會拉一手漂亮的二胡。有時，看他畫至半途，突然心血來潮，停下畫筆，竟拉起二胡來了。曲罷，再拾起畫筆再畫。這種個性，正是醉心藝術者的典型寫照。加上他年紀輕，對藝術充滿熱誠，一股豪邁之氣蘊於胸中。所以，作起畫來又快又多又大。畫壞了再來從不氣餒，正優勁得可愛。







\* 陳依依：是位由台灣嫁來此地的家庭主婦，除平時的家務外，興趣和消遣都放在畫畫和古箏上。七八年在首都曾經向我習畫數月，後因我去英國而暫停。今年，她到白石箏來報名學習古箏，見到牆上掛着一幅剛完成的畫，覺得風格非常熟習，猜想是出自我之作，再查問之下，原來我正負責這裏的圖畫課，所以我們又重逢了。依依原先是在無師自通的情形下，臨摹賀年片入手作畫的。參加我們行列後，進境神速，且富創造性，用功是她的最大特點。







\* 譚兆安：是位半工半讀的在籍美術學院學生，和琦成同校。他是個肯下苦功的人，爲了完成一幅畫，不惜畫了一張又一張。有一次，他畫金魚，差不多把整卷月宮殿都用完。斯時已是凌晨五點了。那份毅力，的確令人欽佩。近來爲了應付畫展，我們在畫苑自己訂出多一天的練習，他往往和我畫至深夜，可是早上八點，他還得趕去上課呢！對他，我只有多加鼓勵。一個出身環境艱苦的人，往往更懂得把握時間，抓緊學習的機會。歷來許多成功的大畫家，他們同樣有着類似的背景和一份不屈不撓的精神，願與譚同學共勉。





\*賴恩蘭：這位來自南馬的小姑娘，從一開始的兩三個月，就表露出她在這方面的天份。她對中國畫，原一無所知，但她能迅速達致掌握。加上雄渾的筆力和大膽的創新，都有出乎意表的成績。恩蘭用筆與一般

女孩子不同，她的腕力特健，運筆簡直可以媲美鬚眉。單看畫面，無論如何都猜不到是出自一個小姑娘之手。在功力上、造形技巧上，假以時日，定可散發出耀目的光芒。







\* 李瑞華：這位我中學時的同班同學，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闊別廿三年後，她會向我學起畫來。李同學生性文淑，所以古箏和畫對她來說，正適合她的性情。瑞華畫起畫來較拘謹，且對自己要求甚高，結果許多時候都有「難產」的現象。因此，我勸她應盡量放鬆自己，落筆隨意的話，畫面自然活潑。







\* 彭光甫：我國樂壇名宿，尤以古箏造詣最爲人稱道。早在十年前，我即已久聞大名，且有意報其門下學習古箏。想不到十年後，我們不但見了面，還在同一個屋檐下成了同事。可惜因工作關係，我向他學習古箏的時間只有三個月，反倒是他和我共同研究繪畫的時間已超過整年，我們就這樣成了亦師亦友的關係。或許自古以來喜歡音樂的人，對畫都有着深厚的愛好和興趣，所以，彭先生也有繪畫的天賦。他所作的箏曲具現代音韻的多；他的畫亦富有新意，畫人之不畫，試人之不敢試。雖然，開始時免不了以臨摹爲主，但在臨摹中力求突破，這正是他的長處。

這次聯合展出，到底他們的學畫歷史尚短，不敢自詡有甚麼成就。只因一人的倡議，結果大家憑着一股衝動的響應，把學畫過程中積存下來的和最近用功的成果，展示出來。目的在聽取前輩和諸畫兄畫姐的批評指正，以期改進自己的畫藝。也希望得到各位的鼓勵，幫助他們不斷的求取進步。

業餘的學習者，如潮水漲起又退落。三個月前的那班人，可能三個月後臉孔全換了，這是毅力和信心的問題。今天，如果得到大家的鼓勵，將會加強他們繼續作畫的信心，也讓在繪畫方面擁有天賦的人，充份地加以發揮。

稿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 余斯福燈下







▲ 龍 余斯福  
▼ 八哥 余斯福





無可奈何

余斯福



雙鴿

余斯福

##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